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

天津徐世昌

安溪學案下

尊朱要旨

理氣

氣也者何也陰陽動靜明晦出入浮沈升降清濁融結盈乎天地之間而殺以降命曰離是而有理焉孰從而證諸夫陰陽動靜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出入明晦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浮沈升降清濁融結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不異之爲常有常之爲當然當然之爲自然自然之爲其所以然是故臯陶謂之天伊尹謂之命劉子謂之天地之中孔子謂之道謂之太極程子朱子謂之理程子之論道器也曰道上器下然

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朱子之論理氣也曰理先氣後然理卽氣也氣卽理也是二說者果同乎異乎今於程說則躡之於朱說則疑之其疑之何據曰理氣一物也而朱子二焉一物竝有也而朱子後先焉微獨疑之且斥之曰是不明理者也且沂而上之曰是出於濂溪蓋太極無極之誤實啟之者也爲此言者蓋江右整菴羅氏羅氏之學自以爲宋氏之粹與姚江異夫朱子而於理不明則餘奚取焉濂溪之無極旣非則餘奚善焉爲宋氏之學而前無周後無朱則於姚江奚尤焉虛齋蔡氏雖不敢訟言攻之而疑與羅氏同噫彼謂理氣有定質也先後有定時也然則孔子所謂上下有定位也耶彼以朱子所謂先後者介然有理介然有氣然則形而上下其亦道器相偶如天地陰陽之屬耶其固甚矣是故上下無位者也先後無時者也雖無位

不得不有上下雖無時不得不有後先知此謂之知道明此謂之明理然則其躋程說何也曰以其爲夫子之言也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烏能信

心性

主於天曰理也氣也主於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之二者之在天人又一也一則不離一而二則不雜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書曰道心惟微夫曰天事則陰陽化育具焉曰道心則是有心矣是氣也心也而以爲無聲臭焉微焉則理與性之不離於斯與不雜於斯與是心也又曰人心惟危果心之卽性則何危之有與卽心卽性異氏之言也後之君子或述焉始於陸盛於王整菴羅氏旣誹理氣之說則與心性而混之其於陸王也抱薪而救焉愚乃以孔孟之言折之孔子所謂仁者人也心性之合

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心性之合也然且有仁之人有不仁之心是心不與性合也心不與性合而曰卽心卽性可與不可與是知孔子所謂人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謂人爲仁也孟子所謂心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非謂心爲性也或曰姚江之說謂心自仁心自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不然者非本心也以是謂卽心卽性殆可與曰其言似其意非奚不曰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不然者人心之流也則心性之辨明矣彼麗於孔孟而爲是言也其意則謂心之體如是妙也故以覺爲道以覺爲道必以無爲宗以無爲宗者道亦無矣故無善無惡心之體姚江晚年之說也其異於孔孟之旨又奚匿焉

氣質一

知心性之說則知天命氣質之說何以故曰知人則知天夫性無不善而及夫心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天命無不善而及夫氣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或曰無理則無氣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也亦理也舉歸之氣者何居曰理統其全氣據其偏全乎理者中氣也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雜糅不齊之氣而理不受焉理者當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當然乎否乎當然者常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常然乎否乎喻諸五行焉有火有水有金有木不相無之謂理然且有偏火之氣偏水之氣偏金之氣偏木之氣氣之偏者亦理也而非理之全也喻諸五常焉有仁有義有信有智不相無之謂性然且有偏義之心偏仁之心偏信之心偏智之心心之偏者亦性也而非性之正也凡正理正性者樂

清信學考卷四十一
三
而不厭久而無弊今使天之五行偏則萬物死矣人之五性偏則萬事隳矣其使萬物死萬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氣之偏者爲之也理則全而不偏惟中者近之故論道者貴中

氣質二

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謂之雜糅不齊之氣然又有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偏於仁則無義是物也無義矣且無仁偏於信則無智是物也無智矣且無信若是者何氣與過不及之說不得而名之豈又有無理之氣與曰否氣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駁夫非無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駁者也則不知其爲仁也夫非無義也得義之偏者也義之粗者也則不知其爲義也中則合仁與義抑且粹然仁矣粹然義矣降而中人焉偏於仁不足於義非仁之至也偏於義不足與仁非義之

至也降而庸惡焉豈無所謂愛不得謂之仁是無義也并與仁而失之者也豈無所謂果不得謂之義是無仁也并與義而失之者也降而禽獸焉豈能無所貪而去仁也遠矣豈能無所決而去義也遠矣夫愚前者之說舉中人而止者也未及乎所謂庸惡禽獸也庸惡禽獸蓋氣之愈偏焉愈粗焉愈駁焉故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比而觀之皆所謂雜糅不齊之氣夫以過不及名之烏乎不可哉

氣質三

或曰氣則既偏矣於性善乎何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偏之極矣而理未始不全賦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於氣之偏故微而不能自達或感而動或學而明或困而覺然後微渺之端緒可得而見焉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無也向

者鬱抑蒙覆於勝負屈伸之勢然昭之可以明廓之可以大何則其根在焉加以雨露糞壤可以繁陰矣其火宿焉動之以薪草可以燎原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交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中之謂也若物則不然得氣之偏者甚矣甚則缺於理而蔽於性閒有不可殄滅者千之一焉雖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則制之其美不能自達者人則遂之收其利遠其害於以當理而若性一也是故孟子所謂性以其分之殊者言之其難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中庸所謂性以其理之一者言之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又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

智仁勇

陰陽之氣有中偏故有虧全陽有精粗故有清濁陰有粹駁故

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駁者有多寡也
故又有厚薄虧全者全體之中偏也清濁邪正一體之中偏也
厚薄中者之中偏也其生人物也得其清濁之爲明昏得其邪
正之爲美慝得其厚薄之爲強弱得其虧全之爲畸行完德明
之謂智昏之謂愚美之謂仁慝之謂暴強之謂勇弱之謂柔畸
行之謂材完德之謂聖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陰陽全體目之曰道流行者不偏故
言善也賦予者雜糅故言性也仁得陰之粹智得陽之精凡民
蠢蠢粗而且駁君子大中之道宜乎鮮也中庸曰道之不行我
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民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此意也或曰中

庸智仁勇與性之仁禮信義智同與否與曰言智則舉義言仁則舉禮得清之氣厚於知薄於行其於性也智義多而仁禮少得美之氣厚於行薄於知其於性也仁禮多而智義少理乘氣而運有陰陽其與氣而淆亦有陰陽得清之氣體陽而用陰靜而明之理多得美之氣體陰而用陽動而正之理多理合而成道氣散而成質合而成道故完散而成質故離心於性氣於理天命氣質以是觀之

知行一

朱子之學曰知先行後何据曰非知之艱行之艱也博於文約之以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知言養氣也始條理終條理也知天事天也皆其据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蓋

陽先陰後陽知陰能陽爲神理爲心陰爲轍迹爲事四時之氣動於北生於東盛於南止於西然則人性之德動於智生於仁盛於禮止於義然則君子之學啟於智存於仁達於禮成於義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姚江王氏曰先行後知彼見聖賢之語志也語敬也皆在學問思辨之先矣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然後就有道而正焉又曰尊德性道問學又曰闡然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然後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先求其放心又曰涵養在敬進學在知之數者其亦先行後知之說乎夫無求安飽志之屬也弟子之職重威之容敬之屬也闡然爲己之心志之屬也尊德性收放心涵養其心敬之屬也志與敬之爲知行先也朱子言之矣

若夫行之不爲知先也非朱子之說羣聖賢之言也非羣聖賢之言性之德天地之理也志與敬其三德之勇乎五常之信乎四德之乾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主於一而行於四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然曰知行二

王氏之言致良知也謂專務體察乎身心性情之德志固無惡於天下今之君子奚病諸曰王說之病其源在心之卽理故其體察之也體察夫心之妙也不體察夫理之實也心之妙在於虛虛之極至於無故謂無善無惡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謂心自仁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是故遺書史略文字掃除記誦見聞以是爲非心爾非道爾夫書史文字記誦見聞不可去也書史文字無非道也記

誦見聞無非心也古之人不曰觀理曰博文不曰求道曰格物
博學然後篤志切問然後近思離經然後辨志敬業然後樂羣
博習然後親師論學然後取友知類然後通達操縵然後安絃
博依然後安詩雜服然後安禮內外無所擇本末無所棄苟曰
徒爲博則遠夫窮理求道而又奚擇焉奚棄焉王氏曰樹之初
生刪其繁枝人之初學除其雜好夫謂無益之文章技藝豈直
初學爾終身除可也非讀書窮理之謂吾聞種樹者刊其條傷
其根其枝繁其根大學聞以養心不聞以害道孔子之學一則
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以
貫之而何害於道若種樹而必芟其枝者小芟而幹不大大芟
而樹死望其修喬不可得也

立志立志

立志何也曰知行之總也立志然後可與共學致知然後可與適道躬行然後可與立知盡行至然後可與權志道故志立知深而德可據矣行成而仁可依矣知行皆化而藝可游矣學未不自志始者也大學之教必視離經辨志然後敬業樂羣然後至於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孔子之聖自志學始然後立然後不惑知命然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立志者播種也敬者灌溉培壅之喻也致知力行者謹察焉勤治焉稂莠蕪稗無雜我種螟螣蝥賊無害我稼學不先於志猶無種也志立而不務知若苗之有莠恐其亂也知而不行若害吾苗者不能去也不始終之以敬若灌溉培壅之不加或槁焉或有苗而不碩也或曰子謂志於知行如三德之勇五常之信奚當焉曰志立則果志立則誠不果不入不誠不久故言立志不言立誠可也

不世主敬一

朱子曰知者學之始行者學之終主敬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或曰大學言格致知也誠正行也誠意正心何莫非敬而別敬
於行何居曰敬者動容貌謹威儀正辭色斂心志必有事焉而
在乎用其力不用其力之閒行則遷善也改過也誠意之屬也
節欲也懲忿也正心之屬也用力之事也誠意正心莫非敬者
以見敬之無乎不在而爲知行主若曰敬直行之事爾則是致
知無敬也而可乎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皆行也不
及知也中庸言戒懼慎獨戒懼慎獨皆行也不及知也何也曰
敬以直內敬也義以方外者不精義而能方乎知行兼之矣戒
慎恐懼敬也謹其獨者不知幾而能謹乎則知行又兼之矣是
故有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有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敬與行

對而知在其中易之直內方外中庸戒懼謹獨是也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程子之涵養進學是已曰敬者合內外貫動靜是故動而覩聞敬也靜而不覩聞敬也動靜之間所謂獨焉亦敬也子以謹獨爲行之事何與曰思而無邪敬之足矣非然者必察聖人之心敬之足矣非然者必治不察不治前此之敬有所不能守後此之敬有所不能施力行之功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謹獨而已矣曰言知言行言敬聖賢之學恐不枝離若是奈何曰深耕而播之糞沃穠袞謂農好勞與基而構之棟宇塗墍謂不如穴處者易與其名煩其事異至于良穫安居一也中庸以智仁勇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主敬之謂也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威敬也固學知也存誠而擇友改過

行也是故非朱子之說孔子之說也曰中庸首章言戒懼後謹獨末章言內省後敬信何與曰此成始成終之說也首言戒懼後謹獨所謂敬以成始末言立心知幾內省以歸於敬所謂敬以成終中庸以敬舉兩端居其中者賢不肖智愚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至聖至誠也皆知也行也反覆於知行而始終之於敬朱子之學可不謂躡中庸之庭而入其室者與

主敬二

周子曰主靜程子曰主敬二賢之言孰爲全孰爲偏曰程子舉其全周子曰其要乾之學也敬也故其象曰終日乾乾夕惕若良之學也靜也故其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動靜者時也流行者命也夙寤丕顯酬應羣物而無邪也嚮晦安身閉塞萬動而不息也推之作止由是推之語默由是推

之發慮息機由是是之謂居敬然陰陽相生以靜爲本故貞者
事之幹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寒沍之極雨露之所施
日夜之息云爲之所起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
程子又曰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察於此二者可
以明於乾艮之說矣察於此二者可以通於敬靜之旨矣雖然
學何以主靜其必由敬乎靜非息滅之謂而虛明中正之謂虛
明中正靜而覺也靜而覺故動而止靜而覺有動也動而止有
靜也動靜互爲其根心之妙敬之符也不敬則昏昏則擾而無
有乎理義之精不敬則墮墮則肆而無有乎理義之實昏且墮
熄滅者乎無動者也擾且肆放逸者乎無靜者也神存則交神
去則不交陰陽不測之謂神存神之謂敬故周子曰靜而無動

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又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又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又曰無欲故靜吁程門之言敬也亦如斯而已矣二子之學其何異之有

象數拾遺

河洛之出有先後其理則不以先後而閒故圖之道數具乎易焉書之道數亦具乎易焉書之道數具乎範焉圖之道數亦具乎範焉

圖之左方陽內而陰外猶先天之左方也其右方陰內而陽外猶先天之右方也陽為主於東北猶後天之東北也陰為主於西南猶後天之西南也

先天陰陽也後天五行也陰陽先乾坤故書之上九者乾也下

一者坤也自乾而次八爲震次七爲坎次六爲艮自坤而次二爲巽次三爲離次四爲兌此先天之卦位也五行先水火故書之上九爲離火下一爲坎水自離火而生艮八之剛土自艮土而生兌七乾六之二金自坎水而生坤二之柔土自坤土而生震三巽四之二木此後天之卦位也其序則東北西南皆互其宅焉

書者參天兩地之數中五爲人位洪範之建皇極而參天貳地者理取諸此也圖者天奇地耦之數中宮爲太極太極之全體具於人矣洪範之效天法地而位乎其中者理亦備諸此也書之五行逆而相克制而用之之法也洪範之於五行逆而制之者理取諸此也圖之五行順而相生因而敘之之道也洪範之於五行順而敘之者理亦備諸此也

圖之數以奇耦各相次爲始終書之數以奇耦各相乘爲始終故圖則陽數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自南以終於東也書則陽數亦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則自西南以終於西北也圖則有順而無逆書則陽順而陰逆圖之陰陽其長也皆順其消也皆逆書之陽其乘也順其除也逆陰其乘也逆其除也順

圖之一三七九也二四六八也皆順而數之也故曰河圖左行書之一六并而爲七也二七并而爲九也四九并而爲三也三八并而爲一也二九并而對一也四三并而對七也八一并而對九也六七并而對三也皆逆而數之也故曰洛書右行

河圖之本一繼以二三繼以四六繼以七八繼以九互爲內外迭爲賓主然於陰必反易之者陰陽同根而生造化之體也分方而治造化之用也

洛書之本一三九七位於四正二四八六位於四隅以參相乘以兩相加然於東北西南必反易之者陰順陽行造化之體也陽順陰逆造化之用也

先天之位乾與坤對坎與離對震與巽對艮與兌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先天之序乾與兌同生於太陽離與震同生於少陰巽與坎同生於少陽艮與坤同生於太陰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後天之位水與火對木與金對土無對而以剛柔自相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後天之序木生火金生水惟水不能自生木其間有土焉火不能自生金其間亦有土焉是木金皆土所生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先天圖位天上地下日東月西不可易巳山起西北澤注東南

不獨九州爲然今自西北度垣山之綿亘未知所止也自東南浮海茫洋相因亦未知其所止也雲興東北則雨雷氣動而風從之也雲起西南則不雨風氣動而雷不應也皆自然之位也先天之震巽其本位也後天之巽從震而動者也故東南風亦雨風非潤物者也而曰潤之以風雨蓋謂春風應乎陽氣者也後天艮在東北山脈所盡也兌在西方澤氣所鍾也澤氣所鍾故水源從此出

先天後天其乾坤南北交易先天著其體之常後天探其用之根也後天之乾不直居子而居亥者進而當絕續之交坤不直居午而居未者退而避止陽之位此不息之命所以流而承天之義所以著也乾坤既易故以其位居離坎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乾之用在離坤之用在坎也離坎既易故以其

位居震兌火之鬱雷則發之水之流澤則滯之離之用
在震坎之用
在兌也震兌既易故以其位居艮巽雷動則山與雲澤積
則氣生風震之用
在艮兌之用
在巽也艮巽以其位居乾坤者
山者地之所以上交於天而蓄其氣風者天之所以下交於地
而化其形故所在有山則氣聚萬物遇風而形化
風本天氣也天交於地故一陰潛伏而天氣噓焉則爲風山本
地質也地交於天故一陽隆起而地氣升焉則爲山雷本火也
上有重陰壓之則奮而爲雷澤本水也內有積陽驅之則散而
爲澤觀卦畫皆可見矣天地水火四體也雷風山澤四用也後
天卦震與離兌與坎相次於四正乾與艮巽與坤相次於四維
者以此
天主日地主水猶人之主精神氣血也天與火爲同地與水爲

比雷電合而章澤中有水故先後天四位者可以互換若夫雷之應也以風而艮居之澤之感也以山而巽居之風實天氣而坤居之山實地質而乾居之此則至理不可不察也山含澤故能蓄洩而雷之氣自此應焉風助雷故能吹噓而澤之潤自此行焉故近山者多雷近海者多風周官東則景夕多風西則景朝多陰者此也天氣至剛近地則柔而物孚化焉則風反爲地之橐籥地質至柔接天則剛而氣升降焉則山反爲天之鍵藏洪範以風屬土古人登山而升中者此也是以後天之卦錯居先天之位而各得其所

水漬土則舒其浮華所以生木也火爍土則縮其精實所以生金也若木然而火發金潤而水出則皆未有以見夫土之功又播五行於四時而觀之木溫火熱陽勝陰也金涼水寒陰勝陽

也土爲和氣陰陽之中也一歲之序陰長而已過於半陽長而未及於半是陰勝陽也爲秋爲冬以配金水陽長而已過於半陰長而未及於半是陽勝陰也爲春爲夏以配木火惟冬春秋夏之交陰陽消長方平易所謂泰否之卦也是陰陽之中故以配土呂氏之中央也則缺其一焉京氏之四季也則多其二焉故言五行之義者亦莫精於後天也

論後天自然之序則震坎艮乾宜居北東者也巽離兌坤宜居南西者也長少旣敘而乾生坤成不亦善乎然而震必與乾易兌必與坤易則造化之妙也乾居東方始矣而非大始也以終爲始如圓之無端然後謂之大始坤居西方成矣而非作成也當一歲之中致養之勞盡焉然後謂之作成且亥月則雷氣未動也未月則澤氣未充也何能使造化功用各得其所

人知天心之動爲化之初也不知寂然不動沖漠無朕爲命之
續也聖人所以希天者此爾賢人所以希聖未達一息者此爾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吾於其圖位見之矣然猶曰戰乎乾
是故聖人不廢克己之功已盡無我然後能與天地相似也

艮德最近乾以其靜而無我也巽德最近坤以能制其伏陰而
皆順乎剛也是故先天艮巽之位後天乾坤居之

艮德最近乾然所以靜而無我者震之動坎之習險先之矣故
曰戰乎乾又曰自強不息巽德最近坤然所以動而及物者離
之明兌之說終之矣故曰萬物皆致養焉又曰含萬物而化光
震之次離兌陽娶妻也巽之次坎艮陰生子也娶妻則成乎父
道故受之乾焉生子則成乎母道故受之坤焉是先天之序也
有長男則有長女之配故震巽居先諸娣從之故受之離有嫡

有娣母道具矣故受之坤餘則妾御之流也故受之兌由是則有繼嗣而成乎父道故受之乾坎艮子之未長者長則又爲震而當室矣是後天之序也

天尊地卑君相之位也日東月西卿士師尹之職綱紀朝政者也雷風山澤宜播號令承導德施以鎮奠方隅岳牧之任也是先天之位也君居無爲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臣則致役爲君養萬物焉震巽者承其命令於先離兌者竭其功施於繼坎艮者告其成事於終是後天之位也是故圖象設而彝倫敘矣

乾爲首五官之所宗也坤爲腹四體之所會也震爲足陽之所以動也巽爲股陰之所以伏也坎爲耳內光也魄之所以載離爲目外光也魂之所以營艮爲手次於震之陽動而不離其處

者也兌爲口次於巽之陰欲而著見於外者也養身者導陽自震艮始故手持足行則欲其動也坊陰自巽兌始故男女飲食則欲其靜也頭容直體容端端然後天地位焉視思明聽思聰是以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圓者天體方者地體凡物有端圓則無端故曰不可爲首也其義必用九者圓之根在心以坤之二而翕者取之也故曰乾元用九知乾元无首則知所謂心之妙矣凡物方則止故曰有終其義必用六者方之根在角以乾之一而直者取之也故曰直以方也知直方則知所謂德之隅矣凡圓者最大方者次之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然至於積方則亦大矣故曰直方大一成點二成線三始成面而推之形體亦無所不通者矣一一爲一不可分也故其形圓而爲天二二爲四其分明矣故

其形方而爲地又爲三角於圓中以參天爲斜弦於方中以兩地故一四者天地之體參兩者天地之用也

置百數於此洛書之九與一對八與二對七與三對六與四對五無對而自相對蓋開方之原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蓋自一至五衍之爲五十五除天一地二爲數之始不衍衍三四五之數則五十也三衍爲句四衍爲股五衍爲絃三數之併又不能成方故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者七之衍七者三四之合也三四者句股之率故亦爲方圓之率凡圓之內外生方及方之內外生圓其積常圓四而方三故四十有九之積方也內含圓積三十有八半方得十四圓得十一也又內含方積二十有四半圓得十一方得七也

三者圓天數也四者方地數也五者參兩之合人數也七者三四之合亦人數也

以圖書言之五居中五之中心一數尤中之中也以大衍言之中心一數亦中之中也蓋圖書大衍皆有奇數奇數必居中故圖書之中一人位也大衍之中一亦人位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成位乎其中矣書曰建用皇極易又曰卦一以象三皆此理也

卦一象三而又與扞合以象閏何也曰象兩象三一義也象時象閏又一義也以象兩象三而推其後則揲四歸奇當爲萬物之變化以象時象閏而原其始則分二卦一當爲歲積之起端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麻不能窮此一義也又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又一義

也聖人各舉以包兩義耳唐一行曰人處天地之中以閱盈虛之變是欲參合二說則非也如其下文既以策當期日又以策當物數豈亦可合爲一說乎

一行大衍麻與孔子之意頗異大略蓋以分二象二氣也卦一象閏分也揲四象一月四弦也至於左右扞餘則又不以象閏此其所以異也後人因之謂特初變掛一象閏而二三變有扞無卦當無閏之歲故曰五歲再閏故再扞而後卦細尋理法亦甚疏闊蓋其以一策當一月之實弦則不及七日半而卦一之閏分十一日有餘則溢於策數之外矣掛一之分十一日有餘僅初歲之積耳而遽以當有閏之歲則又未成乎一月矣閏數出於四時之餘今言卦一於揲四之先則又失麻法之序矣是不惟非經意而其言自不密與劉歆三統律麻皆傳會之論也

今變一行之說而通之曰分二者分一歲爲二也覺成數之有餘而先除之則卦一者象氣盈者也以每月四平弦計之每弦整七日半則揲四者象四時十二月者也合氣盈與月朔之虛以積閏歸卦一之奇於餘扞以求爻故合卦與扞皆象閏者也今厯日用九十六刻蓋得易之眞數八卦六爻互相乘之數也以十二辰爲節晝之極無過七分夜之極無過七分天地之中陰陽之正也過此則爲天地之外域陰陽之偏氣故先天圖自復而反推其積數陰七分陽五分自姤而反推其積數陽七分陰五分二至晝夜之極也自同人臨之間比遯之間而反推其積數陰陽各六分二分晝夜之平也

文集

洪範說序

洪範之書文雖少而與四聖之易並傳先儒釋洪範爲大法意顧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俱陳者卽此是也然則尙矣聖人所言天道王事豈有加于此哉更越秦漢其義未章故劉歆班固但据以道災祥而已近世稍覺其陋自宋王荆國會子固蘇明允皆有書其後蔡氏以師門之學傳之然猶未盡也地自始讀而切疑之中閒嘗以意爲之說而翫心未熟信疑參半繼讀西山眞先生衍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怡然理順有實獲我心之歎顧其於經意則旣得矣至推本於洛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根則有先生所未發者其他繁文細義前輩亦多疏闊自念用心之劬旣歷三紀舊草在笥不忍棄也庚辰歲曾付刻於保定署中不敢多以示人逢同志者時出就正而已旣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又九疇目中分別禹箕

亦未審當閒以暇日稍就增削依文訓釋蓋欲庶幾於平實簡質而病未能也帙成仍并舊稿存之嗚呼先聖之所以咨嗟而訪反覆而陳者其微旨豈易窺哉亦以寓吾鑽仰沒身之志云爾

禮記纂編序

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禮記冗而無序學者病之久矣是記之興其於漢之中世戴氏兄弟掇拾蒐補於煨燼之餘戴聖所得凡八十餘篇中間雜以秦漢之言其弟損益之又加粹焉則駸駸乎孔門之咳唾珠璣矣然皆不能以皆醇也予嘗讀斯篇病其繁且亂記識之難熟講貫之弗理也爲之約而序之溫習之便云爾夫古者小學之教成人之始故先之

曲禮少儀內則三篇人道莫首於冠昏故冠義昏義次之慎終追遠民行之大故喪祭又次之言喪者凡八篇而檀弓曾子問雜記附焉言祭者凡三篇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達於鄉黨州閭則鄉飲酒投壺射義次之由是而達於朝廷邦國則大傳明堂位燕義聘義次之由是而周於衣冠冕珮之制與夫行禮之容儀則深衣玉藻又次之自曲禮至此爲禮記內篇禮運禮器以下學記樂記以上或通論禮意或泛設雜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陳王者政教之務要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不講爲禮記外篇嗚呼三代以禮治天下如此其盛也雖當千百載之下湮滅斷爛之簡編屢有存者而宏經大要可考而知以正聖功以興太平取諸此焉足矣抑予所易者篇次耳居嘗以戴氏之篇旣非周魯之舊當日探輯其於章句文義亦擇焉

而弗精苟爲之詳論條理成一家言抑猶作者未竟之緒與予竊有志焉而非其任也

禮記考定篇目

曲禮 少儀 內則 冠義 昏義 喪大記 不益 瓊 婦

喪服小記 間傳 問喪 服問 三年問 祭義 祭統

祭法 祭義 祭統 郊特牲 鄉飲酒義 燕義 聘義

投壺 射義 大傳 明堂位 燕義 聘義

深衣 玉藻 祭義 祭統 郊特牲 鄉飲酒義 燕義 聘義

深衣 玉藻

右內篇目

禮運 禮器 經解 坊記 表記 儒行

緇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文王世子 王制 月令 學記 樂記

右外篇目

附大戴記四篇

武王踐祚 曾子大孝

曾子疾病 曾子天圓

禮學四際約言序

古禮湮廢不可盡知又多不行于今世故其追而考之也難蓋儀禮缺而不完禮記亂而無序自朱子欲以經傳相從成爲禮書然猶苦於體大未究厥業然則後之欲爲斯學者不益難哉余姑擇其大者要者略依經傳之體別爲四際八篇以記禮之綱焉其詳且小則未暇也又采小學儀節於首附王政大法於後而通爲之序曰四際八編者何冠昏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

也易曰有天地萬物而後有男女夫婦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措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有冠昏而夫婦別矣有喪祭而父子親矣有鄉射而長幼序矣有朝聘而君臣嚴矣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蓋不可以一日廢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綱維五典根極五性通四時合五行本於陰陽而順乎天命有冠昏而夫婦別夫婦別然後智可求也有喪祭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仁可守也有鄉射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禮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嚴君臣嚴而後義可正也先王之禮哀樂之情無不中慘舒之節無不得故紀綱人道之始終而天地和平四靈畢至學者學此者也灑掃進退而非粗也盡性至命而非遠也小學以始之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
大學以終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書也雖未能該先王之典庶
幾求禮之門戶者得其端焉

麻象要書序

麻象一書自少小以好奇之心學之蓋久而茫然此學近無師
授又予未習爲方圓句曲乘除之算故其通也甚難七八年間
來往心懷弗釋也乙巳之冬以書卷餘暇覆究斯學搜極繁亂
摘厥竊微三月在空山之中遠有端序矣緬自羲軒迎策而此
術興三代之衰禡祥中廢故自秦以前如邇崑崙然聊以知其
源派而已太初而降卓卓顯者將十有餘家中間枝蔓米鹽人
各自爲深博無涯涘此籌家之智數然取合天行沿革異同之
大致又烏可以不考乎予故纂諸家之要附以他書論之合者
將以備一家言而猶有待焉茲編也其未詳未信者爾

卜書補義序

古者卜筮皆有書卜書非易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陰陽之在易備矣惟五行之說則詳於卜書而其籍已廢昔者夫子贊易而八索祛卜之亡也其始於此與下及漢魏以來京焦管郭之流猶能明五行之學以推祥衍忒今其遺術往往有存者然體兆不傳故強附之於爻卦由是而著龜之法亂予讀洪範周禮而有感焉博考諸書心知其意然而年世則已遠矣莫吾徵也發其序陳其槩遲好古者取裁焉使著龜之用不相溷則卜雖亡也猶存

附錄

先生初被擢官至京聖祖命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因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敍而進之略曰古之言學者自說命

始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於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於有商學之切於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尙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旨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皇上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於意臣竊謂我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局於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爲恥今太陽之下

燭火益微抱卷趨趨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皇上之學也
近不肯於程朱遠不違於孔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
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見區區之志焉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
之統以升於大猷臣雖無知或者依附末光補聞大道之要臣
不勝拳拳

彭紹升
撰行狀

先生入閣後奉敕纂周易折衷編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及發
閱學易圖說樂律數表韻書等皆隨時討論引申發揮精義覆

奏劄子具存集中

榕村
全集

榕村全集冠以劄記諸種曰觀瀾錄曰經書筆記曰讀書筆錄
曰春秋大義曰春秋隨筆曰尙書句讀曰周官筆記曰初夏錄
曰尊朱要旨曰象數拾遺曰景行摘篇蓋所長在理學經術以

學問勝不以詞華勝也

四庫全
書提要

榕村語錄為門人徐用錫及其孫清植所輯有自記者有子弟
門人所記者冠以經書總論與論四書者為八卷論易書詩三
禮春秋孝經者為九卷論六子諸儒諸子道統者為三卷論史
者為一卷論歷代者為一卷論學者為二卷論性命理氣者為
二卷論治道者為二卷論詩文者為二卷而韻學附焉律呂算
術皆所究心而是編一語不載殆以別為專門為儒者所當知
而非儒者之所急歟抑或律呂惟授王蘭生算術惟授魏廷珍
而清植等不及聞也

四庫全
書提要

語錄續編二十卷體例分類略仿前錄惟增本朝人物本朝時
事二門居全書三分之一編中多羈入弟姪門人論說蓋非手
定稟藏於家至光緒中安溪令黃家鼎略為校正別錄副本始

傳於世

黃家
鼎序

先生於當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寧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爲言其冤鵬年遂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詔罷噶禮復張伯行官先生有助焉桐城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序論死聖祖一日言汪霖死無能古文者先生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得釋召入南書房護惜善類啟迪聖聰多此類也

行狀

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時它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先生爲首焉

行狀

安溪家學

李先生鼎徵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次弟舉人嘉魚令爲梅勿庵刻方程論於

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爲謄寫彼教人見先生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縮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先生蓋有所本

參時人傳

李先生光坡

李光坡字耜卿號茂叔文貞之弟諸生少受家學宗尙宋儒及鄉先正蒙引存疑諸書次第治十三經濂洛關閩書旁及子史質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論學主程朱論易主邵子兼取揚雄太玄發明性理以闡大義壯歲專意三禮以三禮之學至宋而微不至明幾絕儀禮尤世所罕習積四十年成周禮述注二十四卷儀禮述注十七卷禮記述注二十八卷以鄭康成爲主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亦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家居不仕康熙四十五年入都省兄與文貞講貫著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

訂近儒之差天性至孝父病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病果愈
舉孝廉方正有司將以應選會病卒年七十有三所著又有皋

軒文編

參史傳

附錄

周禮述注取注疏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旁采諸家參
以己意以闡制作之義於鄭賈名物度數之文多所刊削析理
明通措詞簡要足爲初學之津梁榕村集中有周官筆記一卷
皆標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爲長此書體例相近蓋家學如是

四庫全
書提要

儀禮述注取鄭注賈疏總撮大義而節取其辭亦間取諸家異
同之說附於其後如士冠禮母拜受子拜送謂母拜受乃受脯
而非拜子其義最允特性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醑尸拜受乃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
拜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孫凡此之類皆可取喪服記夫之所爲
兄弟服妻降一等萬斯同據以爲嫂叔有服之證不取其說亦
深有決擇同上

禮記述注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注疏又疑其
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讖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爲可恨
鄭氏祖讖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
皆取王鄭二說各爲臚列其他自五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
眾詁在諸經注疏中最爲詳核何妄詆歟又禮器篇斥後代封
禪爲鄭祖緯啟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注啟之乎又多
約注疏而成鮮有新意而指注疏爲舊說凡此之類抵冒前人
卽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
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

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爲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
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
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
心德欲以方軌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
心掃門戶之私見雖義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亦

略備矣

同上

李先生光墀

李光墀字廣卿文貞從弟好讀書嘗入高學山中結茅力學康熙辛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八旗人物志纂修官乾隆元年進三年喪議出奏山東學政督言春秋四傳宜並習不宜獨宗胡傳四氏學宜徧習不得專習毛詩均得旨允行刊宋儒學要語以教士尋擢國子監司業充纂修三

禮官卒年六十九所著有考工發明黃庭二景互注瀋餘詩文集與弟光型齊名時稱二李著有二李經說

參史傳

李先生光型

李光型字儀卿事父母以孝稱少與兄廣卿並受業於文貞先生研究性理尤得力於西銘雍正丙午舉人十一年以理學薦特賜進士出爲彰德府同知著農書輯要以教民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尋擢刑部主事充三禮館律呂纂修官年七十九卒所著有易通正洪範解詩六義說文王世子解天問解趨庭錄

臺灣私議崇雅堂文集

參史傳

李先生鍾倫

李鍾倫字世得文貞子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少受三禮於叔父後從父京邸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

王之銳同縣陳萬策等互相討論其學具有本原著周禮訓纂
二十一卷從梅氏孳麻算準其以赤道求黃道法作為圖論又

製器以象之未仕而卒

參史傳 杭世駿
撰梅文鼎傳附錄

附錄

周禮訓纂自天官至秋官詳纂注疏加以訓義惟闕考工記不
釋以河閒獻王所補非周公之古經也所釋得周官大義於名
物度數不甚加意惟辨禘祫社稷學校諸篇皆考證詳核又如
司馬法謂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據蔡氏說謂一
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
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今考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
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
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

清信堂卷四十一
三

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起於五人訖於百人蓋軍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驗足徵其說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術訓大司徒土圭之法謂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諸實測非同講學家之空言也

四庫全書提要

案文貞家學最盛次弟鼎徵字安卿從子天寵鍾僑鍾旺孫清植並見語錄中遺書卽清植所編刊也

安溪弟子

冉先生覲祖

別見敬庵學案

陳先生鵬年

別見敬庵學案

惠先生士奇

別見研谿學案

楊先生名時

別爲擬齋學案

莊先生亨陽

別見凝齋學案

蔡先生世遠

別爲梁村學案

何先生焯

何焯字杞瞻晚號茶仙長洲人先世曾以義門旌取以名其書塾學者稱義門先生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康熙二十四年拔貢時徐尙書乾學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先生亦游其門而慎自持遇不韙且相諍因翁劾湯文正公上書與絕復以事干徐之怒潦倒場屋而名益重爲文貞所知康熙四十一年聖祖南巡駐涿州詢草澤遺才文貞以先生對召試命直南書房明年賜舉人會試不第復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命侍讀皇八子允禩府邸兼武英殿纂修忌者滋多散館試下等再留教習三年連丁父母憂家居教授就舉業而引之儒術從游

甚眾五十二年再以文貞薦召赴闕仍直武英殿尋授編修逾年駕幸熱河有構蜚語上聞及還京先生迎道左卽命收繫悉簿錄其舍中書籍察勘無違悖語且得辭吳縣令餽金札橐上意解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各據實奏辯僅坐免官還其書仍直武英殿校書如故六十一年卒年六十有二上憫惜之復原官超贈侍讀學士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僞是非疏密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所著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投諸火或傳其藏弄於家後竟無傳惟困學紀聞箋行於世先生歿後子弟門人搜求評校之書輯爲義門讀書記十

八種共五十六卷其文集十二卷家書四卷皆後所補輯者也

參沈彤撰行狀 方婺如撰墓志 全

祖望撰墓志 義門讀書記 文集

讀書記

詩經

詩譜小大雅 班固古今人表於懿王堅注云穆王子詩作小

顏釋之云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是必魯詩相傳之語蓋

不始於厲王矣

卷耳四章 云何吁矣言此臣方自云此何足煩君之憂念故

君尤當念之也 爾雅注吁作盱為勝

式微 黎為衛之屏蔽今為狄人迫逐而衛不加存恤此他日

狄難所由及也西伯戡黎而祖伊恐詩人錄之其以是夫 中

露泥中自是無所覆庇辱在泥塗之意作二邑者無據當從朱

傳君亦當指衛君

桑中三章庸與鄘同孟姜孟弋猶他國之女或係母族曰孟庸則吾國之世族固若是焉不亦甚乎庸者以國爲姓不言孟姬而言孟庸則猶諱之也

載馳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

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身死可爲說此詩者廣異聞襄

七云考其時狄入衛在閔公二年冬此詩之四章曰我行其野

芄芄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閔數月而救援不至則

與國之充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誕節者何以異左氏於

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卽係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云

云則是詩有以激之耳

采苓首章采苓采苓二句古人苓與連通用以澤草而求之

山巔豈可信哉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
李善注並云古蓮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徐廣
云蓮一作領

七月七章亟其乘屋 箋云七月定星中 七當作十按定星

中在小雪時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月近刻作日非說見學齋佔畢及魏了

翁正朔考

四章家伯豕宰 豕作維箋云豕宰掌邦之六典按先鄭注周

禮以宰爲宰夫者得之若豕宰不應敘司徒下也

大東序 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周京二千餘里錄東人之

詩則天下無不困於勞役可知也箋謂言其政偏蓋未盡得其

意

皇矣五章 楚辭惜誦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畔援之義蓋如之

江漢三章 曰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于周矣東遷以後南風日競隔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夸詐遂謂蜀與越地皆至秦始皇開耳

泮水序 明其爲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頌魯卽所頌周焉耳其辭也繁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于僖公之時歟若以爲頌僖公能修復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復也

闕宮 魯不當立姜嫄之廟僖公又不得攘服楚之功如是而侈然頌之孔子奚取焉曰此頌之變也風有變風雅有變雅頌獨無變乎美盛德之形容而不誠錄其美卽寄其刺也若小疵者其亦周頌之變乎

八章居常與許箋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一作周公有嘗
邑所由未聞也按此條廖本最善

前漢書

高帝紀六年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注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也按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縣
平當以爲鬲津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
王文穎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稱吳郡當班
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鄉郡義同

七年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史記索
隱曰以下謂柩已下於壙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自己葬之
後矣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顏師古及劉貢父駁正者

是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閻文百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立肅二宗之喪又除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

焉始

按立肅二宗之喪爲二十七日見常衮議中

武帝紀元光元年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仲舒傳謂

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發之而是年十月已有郡國各舉孝廉之令則仲舒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此總舉得人之著者言之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微誤劉昭續書郡國志注補謂傳車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

元帝紀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顏師古以爲韋賢按韋賢爲相

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立成也

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制之失莫大于仕者
不爲父母行服三年達禮于是焉廢其予寧者不過自卒至葬
後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予寧三年何不推之既
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
行三年喪至建光三年安帝親政宦豎不便復議斷之桓帝永
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
則終漢之祚不議行三年喪服也

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都水屬太常治
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
專責也

中尉秦官

至

更名執金吾

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銅爲

之黃金塗兩末近代言金吾者祖之明人呼錦衣衛指揮使爲大金吾以所領官校御仗中持此云

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說是不當如師古以下文胡騎比例也

食貨志益廣開置左右輔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開字誤也不敢言輕賦矣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師古曰七十當作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按漢書中當据史記刊正者甚多不止七十之爲十七小顏當日多拘於俗師之傳未及博求是正耳

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言十二州者此最爲得之經師相承以爲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不可通矣

浮於淮泗達於河河讀作荷說文荷字下注云荷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兼引此志及禹貢之文則作河者乃寡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也

滎波既瀦波史記作播是也後云泆爲滎非水名

東爲北江入於海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史記注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按入震澤之語最爲謬妄顏氏削去得之

平原郡阿陽按外戚傳注作陽阿傳寫誤也宋本監本亦誤

陽阿

北海郡平壽 應劭曰古斗尋今斗城是按斗尋當在河南瓚
說是也既云太康居斗尋桀亦居之安得無豫夏國之都乎應
說因下斟縣而誤

元菟郡樂浪郡 武紀云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臨屯真
番四郡今志但有二郡按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真番郡臨
屯之罷不見於紀志但有郡可以意推也

南海郡中宿

有滙浦官

官字疑當作關唐書地理志廣州滇

陽縣西有滙浦故關

易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隋書經籍志云惟
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詩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前敘六家齊詩止有后氏孫
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轅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

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禮周官經六篇師古曰卽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按周禮天官凌人注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惜乎不載七略故此志無稱焉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梁庾元威云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景純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先達何以安之今按此志止言七篇則自八篇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威景純皆未覈論正此爾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不知

始於何時

後漢書

光武帝紀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按茂本傳注云今洛州
密縣則是左傳所謂新密此云高密者誤衍高字而注因以誤
耳亭林亦云

大破五校於蕘陽 注云蕘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注左傳
卒於戲陽句云內黃縣北有戲陽鄉戲與蕘同按說文墨翟書
義從弗魏郡有蕘陽鄉讀若錡則蕘與戲不同

明帝紀八年初置度遼將軍 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
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此注與南匈奴傳注中皆誤作武帝

元初二年太尉司馬苞薨 注謝承書曰會司徒楊震爲樊豐

等所譖連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 按永寧元年十

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爲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

沖帝紀永嘉元年 永嘉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嘉定爲永嘉之誤按左雄傳中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嘉之誤也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日訛寫爲萬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宋本未央宮下有是日晝晦有翟雉飛入宮獲之十二字

皇后紀 東宮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閒殤帝北鄉侯沖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旣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

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爲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
史家之變未可議也 史記索隱外戚世家注云王隱則謂之
爲紀而在列傳之首

皇女不足別載故附于紀末 新唐書採此例

謀立平原王得 平原王得當作翼安紀及章八王傳可据得
又無子子薨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也注未考正
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注扶樂縣名屬九真郡接通鑑注云九
真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扶樂
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水經注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
其北

趙典傳會病卒 至 諡曰獻侯 注引謝承書謂下獄自殺不言

病卒按既有弔祠贈諡則范得其實 其前六平甚矣

襄楷傳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 按魏志注中引司馬彪九州
春秋有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
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
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云云宜補注

樊宏傳南陽湖陽人也 至 爲鄉里著姓 仲山甫食采之樊非

漢之南陽此相仍之誤前書以河內修武爲南陽也

有弟封爲射陽侯 野客叢書丹封謝陽侯正詩申伯番番旣
入于謝之謝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可驗

光武十王傳今天下爭欲刻賊王以求功 宋本句下有寧有
量耶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二
十五字功字接下文易於太山破雞子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 注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

爲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碭易姓爲朱後徙於宛也按蔡邕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與東觀記微異

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据損中注損本或作楨未知孰是按通

鑑注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陀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

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注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郡條字或作修按修讀爲條非有兩縣注誤也

橋玄傳七世祖仁至成帝時爲大鴻臚前書百官公卿表無

仁名

楊震傳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做昭帝時爲丞相前書楊敞傳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

託之譜學大書於史功臣表赤泉之後居茂陵

張皓傳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功臣表元康四年良立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譜牒之學淆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于是張魯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于留侯如孔明之于豐鄧芝之于禹來敏之于欽也

杜根傳時和熹鄧后臨朝

至

拜侍御史

按此皆採潁川先賢

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譖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卽在是年

考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初年帝尙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緣輒進諫哉

張衡傳自漢取秦用兵力戰至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按賈誼

鵬鳥賦已有讖言其度之文傳會五經以高遠其所自來則諸陋儒以漸潤飾哀平之際如賀良輩又妄造異說私相竄改彌益誣僞其實自漢而上非無讖也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日亡秦者胡也又在賈生之前矣淮南說山訓云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記之

至于編年月紀災祥至建于光武之初少帝非劉氏子不作

呂后本紀則事無所繫若作元后本紀則元始之時不當反退平帝不著于紀居攝之時政出自莽后不預焉可謂進退無所

據也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今范氏用之然班氏律厯志固未嘗沒其實張之說蓋出于班耳與漢書之矣黨錮傳李膺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按注所引謝承書則固之官矣

張儉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范康傳云殺常侍侯覽

母以宦官傳參攷之不過追論覽母生時罪惡此云及者得實

袁紹傳監軍之計在於將軍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

之計在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採

父嵩乞匈攜養注引曹瞞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

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按惇淵之子皆與魏室

締姻有以知曹瞞傳郭頌世語之妄國志云左帝代其子

劉焉傳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注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尙

書卽謂蜀爲叟也按孔穎達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卽
謂蜀爲叟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
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
深靡莫諸夷爲叟乃今雲南地也
宦者傳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至爭者用息熹平石經
之立發于李巡可爲歎息 經典序錄爾雅李巡注三卷
儒林傳衛宏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爲其訓 謝曼卿爲其訓
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

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立作毛詩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
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
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
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引博物志毛公嘗爲北海相立是郡

人故以爲敬按康成親授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

禮前書魯高堂生注高堂生名隆按前書注中亦無高堂生

名此言隆者因三國志高堂隆而誤

王隆沛國史岑子孝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師頌

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

著明所著四篇

禰衡臺牧者之所貪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

牧按今文選作掌伎近之

列女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唐張懷瓘書斷云

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八志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昭注

補別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藤陰雜記亦誤出

蔚宗志律厯之文

郡國志河南郡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按
酈善長曰濟水當王莽時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
尋梁水不與昔同然則枯絕者河內濟源也
弘農郡華陰注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按水經注云河在關
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歷北出東嶠通謂之函谷關也
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是直以潼
關函谷爲一地二名也

左馮翊魏略李義傳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
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蓋一時權制旋復
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也

魯國有牛首亭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按既取鄭

地則非此牛首明矣

六國時曰徐州徐音舒左傳正作舒史記索隱齊世家下注云其字從人說文作郟則今與九州之徐同一字者乃傳寫誤也特正之

濟北國有光里東京相璠謂光里卽左傳所謂廣里與此書合

琅琊國西海疑前書海曲之誤

齊國臨菑齊刺史治注引皇覽曰呂尙冢在縣城南按太公

封齊五世葬周安得有冢在臨菑史記曰故齊風氣今瓜牙

吳郡吳郡圖經續記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

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唐靈帝時

朱雋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戴就傳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

錢唐嶽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

犍爲郡荷節 前志符莽曰符信此荷節疑符節

武都郡下辨武都道 隸續據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名有下

辨道長任詩謂志闕一道字按前志正作下辨道洪說是前志

武都無道字則上下誤寫耳

鴈門郡原平故屬太原 注引古史考曰趙衰居原今原平縣

按趙衰所居當是溫原譙叟誤

交趾郡 洪适隸續云漢武帝置交趾刺史在十三州數中東

都因之杜佑通典云獻帝時以交趾刺史張津交趾太守士燮

有請改刺史爲州牧至建安十八年復禹九州省交趾入荆益

帝紀自靈帝以前屢書交趾刺史事迹傳中載交趾事卻多作

交州蓋是要其終而言之但郡國志自中興以來直云交州不

載廢置本末可謂闕文

博士 注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典領中書之不列于
學官及諸子百氏皆在焉與博士傳經者異矣注以無所附故
見于此其官亦六百石遂比諸博士不知當屬少府在御史中
丞之後如蘭臺令史亦六百石乃其比也

文集

上安谿先生書

分違四月曾未一奏記左右顧兩辱教墨猥欲舉編年一書俾
之讐較且資遣卽日上道誤恩洊至撫已滋慚此事實非所敢
承也昔者司馬文正公編集通鑑其參詳有劉范諸賢然焯嘗
怪其於孔明隆中所對昭烈之語裁截實爲失當何者天下三
分乃天不祚漢若其君臣本謀豈但欲跨有梁益閉門須老已
哉故其言云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眾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蓋一搗其中一擊其首而結好孫
權又可向合淝以綴其尾隆中之對猶之乎固陵解鞍數語也
厥後關髯攻曹仁於樊而操至欲遷都以避此卽所謂上將向
宛洛者但昭烈不能乘奄有漢川之勢急趨關中權又敗盟於
後遂無成功而異日之攻祁山圍陳倉上五丈原猶欲出秦川
以爭天下也諸賢承平儒者不見兵勢遂悉皆削去坐使昔人
雄才大略抑沒於其手焯是以知編年與紀傳雖難易不同要
其人非胸中具有將相之材殆未易以爲也而謂焯克堪任乎
況紀傳之與志得互爲詳略編年必舉撮紀傳與志之要領今
明史之告成無期諸志無從而見也地理志不熟不可以紀戰
功食貨志不熟不可以料材用溝洫志不熟不可以稽水利其
他或猶可尋行數墨而爲之若三者豈區區實錄所載數句斷

爛朝報便足究利害明勸戒竊嘗論之胸中非先有一代之志者難爲一代之紀傳其事變不悉故也班孟堅之序傳以謂於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之間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敘致之工拙固特其末務矣夫編年亦何以異此願老師更以屬之能者他日苟有稍窺於斯文或能效胡氏爲之音註以報知己拳拳之雅意耳至論勿以道遠爲辭則昔者朱子請召學徒共修禮書不過欲於臨安踏逐空閒官屋處之然度此事果行如季通直卿諸賢亦必輕千里而至也況今者追隨邸第有師友之樂又極居食之安飽皆素所求而不得者獨內顧庸虛不足以備述作者之給使遂不得不冒昧以辭其曲折略具於與紫司武曹牘中也

附錄

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讐正之一

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

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

全祖堃撰墓志

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

之而不知其為劉道原洪景盧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儒者之

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洗盡詞科習氣為可惜而深自

欲然以為特不賢識小之徒

同上

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世宗憲皇帝在潛

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

同上

先生撰著故有詩古文數百篇散佚已久翁覃谿錄所得雜著

為義門小集未成英煦齋協揆益以所見手蹟為一卷刊行道

光中翁叔均大年韓履卿崇吳平齋雲增輯為十二卷宣統初

重刻增附家書四卷

吳雲文集後跋
吳蔭培家書後跋

王蘭生先生

王蘭生字振聲一字信芳號坦齋交河人少穎異文貞督順天

學政補縣學生及爲巡撫錄入保定書院肄業教以治經並通
樂律厯算音韻之學文貞入閣薦直內廷編纂律呂正義音韻
闡微諸書賜舉人康熙辛丑應會試未第上以其內直久學優
賜殿試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連督浙江安徽陝西
學政累遷內閣學士雍正十三年因前在浙江所拔嚴州吳茂
育刊求志編之獄部議奪職改革職留任左遷少詹事高宗卽
位召入京復授內閣學士遷刑部侍郎兼署禮部侍郎乾隆二
年世宗奉安典禮扈行暴卒於良鄉途次資金治喪後祀鄉賢
祠先生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字多

譎謬先生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用以進御深被嘉賞入直
時恆得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
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祇爭長短或用
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鐘
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及有用黃鐘積八分之一者
至埙篪之類亦皆以黃鐘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綫與綫體
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子淮南之說合
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等而略
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敕編纂棄短
取長用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
法以定等其學綜貫諸儒而要歸於文貞之旨所著又有詩古

文二十卷

參史傳
行狀

杭世駿撰
劉紹放撰傳

附錄

先生爲國子司業日升堂召館生講中庸以爲中之言始於堯舜而後世妄求高遠故孔子益之以庸如易有交易變易之說而大傳歸於易簡易與簡對與險反而陽足包陰故以易名易平也庸也中庸而天下之理得矣集其說二卷曰國學講議後與劉紹攸論學於其中增五達道爲綱領三達德爲體要二篇

劉紹攸撰傳

在陝西按西安於明倫堂講西銘乾稱父坤稱母略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有呼無吸則死呼者我氣吸者豈能反我方出之氣復入乎蓋天地之氣也人無日不食氣於天地猶赤子無日不待哺於父母不猶生前稟受也或有以出王游衍請者曰天一積氣之爲無處非氣無處非天故曰地以上皆天也而有不

及爾者平時有樵叟聽之自稠人中踴躍出拜堂下其開示明

切能感人類此

同上

先生三爲學政清介絕俗苞苴干謁不戒自遠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麻術者必提掇獎成之

行狀

王先生之銳

王之銳字仲穎號退庵河閒人幼志聖賢之學深自淬勵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臥次李文貞公爲學使課講受知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游居幕中凡七年盡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文貞門下多才俊先生澹然沖默其閒獨與江陰楊文定公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曰從吾游者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纂修周易折中敘勞銓授廣

東陽春縣知縣以直道忤上官改教職授萬全縣教諭乾隆四年泰安趙相國士麟疏薦其學行授國子監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薦舉經學謝病歸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兄有暴行事如嚴君誠謹不渝居恆莊肅如對賓客口不道人隱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虞稱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方侍郎苞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矯矯不羣壁立萬仞廉靜之操殆無其匹云於易詩四書皆有論述未傳

參北學編

徐先生用錫

徐用錫字壇長宿遷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四年分校會試嚴絕請託銜之者反喉言官劾其把持闈事聖祖原之終以浮議罷歸乾隆初起授翰林院侍讀年已八十尋

告歸卒於家先生受學於文貞相從垂三十年談道講藝無虛

日退而錄所聞積為完帙晚呈文貞嘉為可存之書文貞孫清

植少從先生課經後請以先生所記增採遺書評語及門下別

記者編為榕村語錄三十卷行世自著有圭美堂文集參清史彙藝術

傳榕村語錄用錫及清植跋語

安溪交游

顧先生炎武 別為亭林學案

梅先生文鼎 別為勿庵學案

張先生伯行 別為敬庵學案

方先生苞 別為望溪學案

陳先生夢雷

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閩縣人未冠成康熙庚戌進士授編

修假歸會耿精忠叛徧羅名士先生及父被幽繫於僧寺脅受
僞官不得已疋瘠託疾以稽之賊平議罪有陳昉者汚賊京師
譎傳爲先生復爲逆黨徐宏弼誣告下獄幾不測朝旨減等謫
戍尙陽堡初先生與李文貞爲同年生相善及難文貞亦在假
用蠟丸密疏致通顯而先生方干嚴讞無以自明引文貞爲助
文貞密疏救之而先生不知故怨懟憤懣往往詭激於文詞志
足悲也先生通國書閒關塞外十餘年諸公卿子弟執經問字
者踵接聖祖東巡盛京獻詩稱旨召還教習西苑侍誠親王奉
命編輯圖書集成三千餘卷雍正初緣事謫戍卒於戍所子孫
遂家遼陽著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
集百卷初刻者閑止書堂集二卷

參陳壽
祺撰傳

附錄

周易淺述成於康熙甲戌乃初赴尙陽堡時所作大旨以朱子
本義爲主而參以王弼孔穎達蘇軾胡廣大全來知德注諸家
所未及及所見與本義互異者則別抒己意以明之其說謂易
之義蘊不出理數象占顧數不可顯理不可窮故但寄之於象
知象則理數在其中而占亦可卽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爲主
持論多切於人事無諸家言心言天幻宥支離之說其詮理雖
多尊朱子而不取其卦變之說取象雖兼采來氏而不取其錯

綜之論

四庫全
書提要

德先生格勒

德格勒字子鶚滿洲旗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檢討累遷至侍讀
學士聖祖問通易者於李文貞文貞以先生對後卽命進講會
大早上命撰著得夬卦曰澤在天上有雨決去小人甘霖立沛

矣上問人在何處對曰陰乘陽逼近九五乃得時得位者上曰
何以去之曰揚於王庭自然明正典刑上曰以予觀之健而說
決而和和而說似可不動聲色而隱然去之曰健與決終從斬
絕也明珠知之大恚上嘗詢徐公元夢所學視先生孰優徐自
陳不逮繼復舉廷臣某與徐相衡先生奏徐遠過之忌者遂言
其互相標榜越日召尙書陳廷敬以下十二人試於乾清宮有
旨責讓先生於試文後申辨鑄五級留任尋被劾以私抹起居
注誹謗時政與徐公同逮訊故事起居注數易稟然後登籍所
刪易乃未登籍之稟讞上論大辟改監候後遇赦釋歸本旗卒
湯文正公會問人物於文貞文貞以先生對文正曰聞此人無
世俗氣文貞曰直是黃農以上人文正汲汲見之終日談而不

舍遂成莫逆

參實錄
夢傳

先正事略徐元
榕村語錄續編

徐先生元夢

徐元夢字善長號蝶園姓舒穆祿氏滿洲旗人舒與徐滿洲音略同字義亦近世稱徐蝶園先生康熙庚申進士改庶吉士年甫十九散館改主事遷中允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以學行受聖祖知明珠初重先生與德公格勒之名傾心結納不與比遂傾陷之及德公獲譴牽連同下獄論罪免死入辛者庫尋起爲內務員外郎再黜再起爲內閣侍讀學士遷內閣學士出爲浙江巡撫治浙兩年召爲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聖祖久而察其忠誠恩遇與文貞比並世宗卽位以舊學有加禮由工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改戶部尙書坐繙譯有誤免在內閣學士行走又坐在浙失察呂留良私書事再黜尋命同繙譯中書行走乾隆元年復授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直南書房又直上書

房授皇子書未幾以老病乞休解任以尙書銜食俸仍直內廷
史館加太子太保六年卒年八十有七贈太傅祀賢良祠謚文
定先生剛介不爲威怵中年研精理學與方侍郎苞共事蒙養
齋考問經義不輟焉

參史傳 陳兆崙撰
行狀 先正事略

安溪從游

魏先生廷珍

魏廷珍字君璧景州人文貞督順天學政招入幕閱卷得與諸
名宿游於天文地理河渠樂律厯算靡不研討以舉人薦入內
廷校對樂律諸書並命從文貞參訂樂律韻學康熙癸巳成一
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直南書房累遷內閣學士管兩淮鹽政雍
正閒歷爲偏沅安徽湖北巡撫召回京授禮部尙書又出爲漕
運總督尋召授兵部尙書仍調禮部高宗卽位命以尙書銜守

護泰陵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遷工部尙書五年以老病乞休
詔斥持祿保身奪官放歸十三年東巡過景州迎鑾復原銜上
賜詩有曰皇祖栽培士於今賸幾人並書林泉耆碩榜額賜之
後復兩次迎鑾皆賜詩二十一年卒年八十八謚文簡自著有

課忠堂詩鈔

參史傳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天津徐世昌

南昉學案

南昉之學出於梁溪高氏左袒姚江釋毀密證二錄標明宗旨傳至尺木與大紳臺山昌言內典更非陽儒陰釋者比風氣自此而開可以觀學術之變然尺木考求文獻大紳兼談經世臺山篤志訓詁皆非專溺寂滅者竝附詳焉述南昉學案

彭先生定求

彭定求字勤止號南昉長洲人父瓏號一庵順治己亥進士官廣東長寧知縣有惠政以廉直不爲上官所容被誣劾歸益力於學晚得梁溪高顧二子書奉以爲宗先生幼承家學長師事

睢州湯文正公成康熙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性澹榮利
鯁直自遂在官三年乞假歸侍父講學研極性命慨然以道自
任既而入都奉職擢國子監司業設條教正文體杜請託以八
旗子弟人材所出宜豫教集孝經古訓爲旁訓譯以國書頒諸
教習以訓官學生擢侍講復乞歸父憂服闋補原官逾年引疾
歸遂不出康熙五十八年卒年七十有五先生爲學以不欺爲
本以踐行爲要初好五子近思錄徧讀先儒書輯其要爲儒門
法語而服膺尤切者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
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溪高子念臺劉子
榕壇黃子也時論學者多詆陽明甚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
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先生恫之言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
之說互相警覺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

則必不敢縱盜狀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詆者顛倒
黑白逞戈矛弄簧鼓一至於斯因著陽明釋毀錄又以入德之
方莫先主靜濂溪之蘊發於延平默坐澄心乃其要領東林復
七其遺矩也著密證錄又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
兼採瞿塘來氏說旁通諸家著周易集注又著有小學纂注孝
經纂注明賢蒙正錄及南昉文集詩鈔各若干卷

參曾孫紹升
撰彭氏家傳

羅有高撰行
狀先正事略

小學纂注序

朱子以古小學一書散軼無傳乃重采輯經傳諸史以補之分
爲內外篇凡四卷舉立教明倫敬身爲三綱領而實之以稽古
一條又推廣稽古爲嘉言善行二條此其用意似專便童子科
誦習然極吾儒畢生德業之所造其能越是立教明倫敬身之

義哉學固無大小別也而特謂之小學者亦以人性之近而習之遠也必從孩提稍長良知良能中自然愛敬一點真心培養擴充無有放逸然後日引月長融會貫徹故是書必授於蒙養之時及其行而著習而察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不同條共貫程子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朱子亦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所以然亦可以見無小之非大而下學上達曷嘗歧而視之哉濂洛蔚興薪傳嗣續一時著述之盛莫如朱子而垂惠來學加意養蒙探本返始苦心肫篤如此所以元明大儒推重是書先後如出一口灼然龜鑑之不可爽也定求今夏日侍家君側與聞理學諸書考證原委伏見先儒表章小學亶亶弗釋整襟奉讀如準繩規矩之當我前可以不約而肅不強而齊乃深歎束髮受書以來弗能蚤識講求堅

厥趨嚮而徒徇詞章利祿之習浸淫流俗荏苒靡所振厲良可
悚懼因謂是書之不可一日晦也吾黨卽日月旣邁仍當如童
子初入小學時觸目省心收攝保聚庶幾知非改過不至終身
溺惑而後已又況於小子有造天性未漓循循誘以希賢希聖
之域斷無容舍是書而別立之門矣遂不揣固陋哀集諸家舊
註標其節旨疏其字義而倣五經旁訓之例授諸家塾適吾師
桐城吳公視學河南聞定求纂註是書而善之欣然捐俸授梓
俾得流播以廣其傳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未之能免譬
夫陟泰岱者基步於一岑觀河海者溯流於近派云爾

孝經纂註序

按孝經十八章與尙書同出孔壁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蓋明天性之根柢邇人倫之原始舉凡百行萬善畢貫於其

清信堂彙編卷四十二
二
中其義真其詞約其旨該歷代表章列諸學官若東漢期門羽
林之士悉通孝經辟雍教化彬彬稱盛洵乎覺世牖民端賴是
書矣國家興道致治旣命儒臣纂修孝經衍義皇上躬行懋德
孝比虞周時復訓飭臣民揭示忠孝大節煌煌綸誥激發人心
定求備員成均懼不克報稱竊見八旗子弟英雋林林橋門鼓
篋實儲卿士大夫之選思所以育才成德惟是敦天性明人倫
爲亟因舉孝經諸家註疏輯成旁訓并翻譯善本刊授官學朝
夕講求縱云掛一漏萬而循章晰義開卷瞭然稍爲初學之一
助多士誠能事親則必能事君守身以敬服官以廉臨民以惠
務盡移孝作忠之道而後無忝乎所生家有令子國有良臣庶
幾副教養之至意云爾

儒門法語題詞

一余每見焚書道藏刻布流傳層見疊出固亦勸勉脩持之義而吾儒家言但以訓詁佔畢爲進取階梯異學者流遂曰儒門淡泊收拾不住良足慨矣竊謂家珍俱在無待乞鄰因哀集先儒集中擇其講學明道及夫家訓里約切實精嚴者錄諸坐隅自備觀省亦未敢以問世也適同志見而善之樂襄黎棗或於夫子所云法語之言可參證云

一聖學真傳鄒魯以降續自濂洛精蘊微言周程張邵斯其至矣而功殊博約候分頓漸則實自朱陸立言始要之入門異而歸墟同無容偏舉也若徒沿襲聚訟詆誣排擊口說日熾躬行日衰又奚尙焉故是編始自朱陸主於明義利之辨決誠僞之幾遞及元明大儒縱先後標指不無因時補救而均之登堂入室蓋孔門顏曾已然矣

清信堂卷四十一
一先儒語錄雖單辭片語提撕警覺炯若龜鑑不可勝摘是編特舉其垂世立訓之篇琅琅可誦吾生也晚不能親躋講堂與聞警歎對此箴規如臨師保能不悚然懼惺然悔乎至薛子讀書錄王子傳習錄劉子人譜定當單行全帙弗敢舉一漏十也一是編斷章取義於先儒道統源流未之鱗次故弗備其人也亦不能仿近思錄之體依類分纂猶屬吉光片羽學者貴得其大意之所存云爾有能益余固陋者當爲續登刮劂

明賢蒙正錄序

羲皇畫卦首乾坤而屯蒙次之屯者天地氣交之始蒙者人物形生之始也程子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所謂正者實取諸山下出泉之象周子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今夫赤子初生胚胎渾然元氣融然情識未鑿

何靜如之嗜欲未攻何清如之愛親敬長知爲良知能爲良能
不由於學不由於慮蒙之本體初無有不出於正者特其靜者
漸搖清者漸汨於是波流蕩激而性始遂不可問聖人岌岌乎
思所以養之終日學亦以致其不學之良知終日慮亦以復其
不慮之良能而作聖之基在焉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夫豈矯強而然哉自昔端人碩士道德可師名節事功可表者
當其髻鬣時莫不岐嶷挺出早露端倪預留徵驗得其至靜者
而無以搖之得其至清者而無以汨之故曰正也風會遞變人
才易消試率諸蒙而語之曰爾無不正彼猶齟齬而不相信瑟
縮而不相勵疑若取諸天性之外而束縛之琢削之爾盍亦示
以蒙之本無不正者庶幾迎機善導之爲近且易也歟余養疴
休暇偶閱有明諸賢傳紀竊見一代名哲接踵炳炳麟麟不勝

滄傳學案卷四十一
五
殫述乃自附於識小之義輯其幼儀英特者彙成一帙名之曰
明賢蒙正錄維諸賢之嘉言懿行於此發軔及出而際昌期扶
否運或則羽翼宮牆或則搢撐宗社非異人任也亦可以見蒙
之本無不正靜者常靜清者常清凡厥後生耳目猶是心思猶
是誦習之業進取之塗無不猶是又何忍自棄於不正而靜者
搖之清者汨之以致古今人之不相及哉於戲東隅幾時桑榆
垂暮圓顱方趾慚負良多若其父兄之所教師長之所率不復
稱先則古趨浮僞而棄篤誠驚紛華而忘澹泊則彼血氣未定
習慣自然果行育德又何賴焉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
在泥不染而黑余願爲蒙者憬然覺尤願養蒙者肫然誨不揣
固陋而效此嚆矢之助

文集

主敬工夫須變化說辨

主敬二字聖學盡性之宗旨也自中庸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爲教而復申之以慎獨便是主敬工夫兼動靜而言必以靜存爲之主靜以宰動不易之理也自周子有主靜立人極之說程子恐人墮入虛寂一路乃揭一敬字入門方有把握而卽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者何也卽周子無欲故靜之謂也故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舉夫整齊嚴肅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爲主敬立說總無歧塗蓋抉出主敬二字不得更作轉手勢唐虞之言執中孔子之言不踰矩大學之言明明德中庸之言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言求放心皆發明主敬工夫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今忽聞有主敬工夫須變化之言是於主敬作轉手勢也似欲屏棄宋儒而別爲

之說愚因反覆思維覺與千聖授受心法大儒衛道條理脈絡
離而去之終夜悚息不忍默默因就來說所及者以對如堯之
欽明卽貫到平章協和舜之溫恭早辦得賓門納麓敬之全體
流行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今日直至平章協和而後可謂欽哉
直至賓門納麓而後可謂恭已設堯不踐阼舜不徵庸將不得
謂欽與恭乎何以處夫聖人而不爲天子者也借曰爲聖人而
得位者言則全從事功起見是以有天下而不與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種氣象下夷於桓文管晏之流而孟子王霸之辨性
之反之假之之解俱屬贅辭矣文之敬止是綱仁敬孝慈信是
目緝熙工夫自與君臣父子國人相際今日直言敬矣然必合
仁孝慈信而後全乎爲敬愚不知敬止之止爲何止仁孝慈信
之止又何止也強分次第畛域固不可也易曰敬以直內卽靜

存之謂義以方外乃遇事時加以省察克治正是止敬工夫精密處故程子曰內直則外自方方之爲言警嚴切實與變化二字渺不相涉焉洪範九疇所以明治天下之大法自然缺一不可敬用五事主誠身而言非以此疇爲體而諸疇爲用也至如仲弓言居敬而行簡全爲行簡而不居敬者下鍼砭耳今反曰居敬亦兼行簡輕重倒置矣總之全體皆敬故隨時隨處之敬皆全體之發見何必曰事思敬執事敬行篤敬皆德之一端而非全體乎不從全體做工夫則一端之敬幾何其不至於息也主忠信與主敬固相合矣繼以徙義卽易所謂方外是改過遷善之謂徙者非從主敬爲徙也其於變化二字何居合證諸說總難委曲回護變化二字見於經書者頗多從無爲主敬工夫作注腳者易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化而裁

之之謂變知變化之道者則知神之所爲此就觀象玩占而言也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不動而變此就成功及物而言也蓋自太極流形於二氣五行之中凡品彙之分殊經權常變之錯綜吉凶消長之倚伏至蹟而不可窮紀惟攝以一敬則精神凝一天理存人欲絕渙者斯萃剝者斯復是主敬者所以爲千變萬化之樞紐而聖學於是歸根也今反加變化於主敬之後以主敬歸根於變化愚實未之前聞且夫氣質之做性甚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又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所謂氣質者非必凶暴貪淫如說中所譬鷹與鼠之類而已或私智小見之穿鑿或浮詞曲學之陷溺伎求或克而潛伏億逆或戒而復萌甚則無非無刺而入於鄉愿之慝次則日至月至而遠於顏子之仁皆氣質未能變化處氣質

變得盡便是純乎天理之極非主敬工夫而何而主敬又何容
變化乎學之不講岌岌乎如一髮之引千鈞吾人惕然猛省舍
主敬無由入門便須步步鞭辟近裏著已使此心潔淨精明自
做主宰從此日積月累漸漸涵養純熟庶幾視聽言動不蹈非
禮而無有矜持矯強之迹若曰主必有輔主必有客以體為主
以用爲輔與客聖人主敬工夫從無此體外之用也主人公皇
皇求輔求客以爲變化則所變所化如木且離乎根而奈何以
歸根爲解乎是必其所謂主敬者非真主敬功利之術熾詞章
之累滋人品僞德行衰皆由此導其流弊莫知底止斷難遁於
放逸之譏也且先儒所謂主敬者非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
以一心守之只是還得此心無欲之本體則敬在是主卽在是
原要隨事專一不稍放逸不止是閉目靜坐其必以靜坐爲先

務者良由物交淆亂思慮紛營之後非靜中略綽提撕則氣且奪志到臨事時許多錯亂顛倒故先儒每教學者靜坐今不咎吾人之於動也不能常如其靜而反咎靜坐爲必入於執著愚未見隨緣逐境之流終日憧憧往來而可以語主敬工夫者此猶見人之仆跌不急扶之使立又從而趨之疾行明明欲決大儒之統宗以爲浮沈玩世之具此非愚之敢肆其牴牾之見也說終已將何時打破敬字之句和盤托出矣敬可打破乎打破矣猶謂非相反乎夫聖人之申申天天正從靜中涵養得來全是天理爛熟勿忘勿助之候所謂恭而安也周子之光風霽月程子之傍花隨柳俱作靜坐觀可也非於主敬工夫別有所加也吾人不能遽至於是姑從靜坐以爲涵養庸何傷愚又聞之矣曰有主則實蓋謂此心渾然天理無少虧欠也又曰有主則

虛蓋謂此心湛然人欲不得攙入也主敬之實際工夫成始成終者此也今日以變化助主敬是主敬猶有所未足而乃待助邪助之爲言是爲無主乃亂故不可以不辨

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序

潛庵先生清修粹德儀刑屹然來撫三吳風移俗易比隆淳古遺愛深長耕夫牧豎猶能頌說不衰於是學士大夫皆知先生之爲真儒可以明體達用謂其生居伊洛效法程朱儼在姚文獻許文正伯仲間也雖然先生之表見於世者如此而欲識其學所從入與所得力處非讀其書究其指要之所存則猶涉於循牆捫壁之見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吐露幾何哉定闇弱無能早志於學幸侍先生几席稍聞警咳比先生歿受其文集迴環讀之數年於茲乃信先生之學純明篤實非襲前人之皮膜樹

一己之藩籬者所可同日而語所以表裏洞徹足爲後生法程也夫學之必宗程朱固家喻戶曉也而先生之宗程朱則能力踐乎程朱之行而會通乎程朱之言程朱之言居敬也窮理也未嘗不知行一貫博約同歸動靜互攝也相沿相習於帖括訓詁之徒支分節解脈絡壅闕浸失程朱之本意至於姚江喟然爲拔本塞源之論揭致良知以爲宗孜孜教人掃蕩人欲擴充天理則本體工夫包羅統括直截簡易始知程朱所謂居敬窮理者初非區爲之途繁爲之迹正使程朱復生當必引爲同心之助而議者好爲排擊坐以新學異門卒之意見沈痼功利潛滋則亦自託於程朱而實自絕之者矣先生邃資夙稟甫入承明日與同志切劘正學淡於仕進壯歲抽簪復從孫徵君先生於百泉之上青燈白雪講習亶亶灼見性天無少間隔一以躬

行心得爲歸絕不拘牽文義競起戈矛每日姚江之學返本歸
原正以救末流之弊而特嚴其門人虛見承襲流爲汎洋恣肆
致疑於以儒入禪者此其善學姚江正所以爲善學程朱也與
程子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是卽周
子無欲故靜之說也先生體認真切灑然有吟風弄月以歸吾
與點也之意故其視蘭臺石室也細旃廣厦也縣衙樹戟而兵
刑錢穀之紛紜也皆鳶之飛魚之躍也極諸毀譽利害當前不
動生我順而歿我寧一逝川之不舍浮雲之太虛也嗚呼非深
於聖學者能之哉今其文集具在特節其要而錄之非敢僭爲
取舍亦曰先生之言實先生之行也若第以語言文字觀之雖
多亦何取焉用是振綱挈領奉爲箴銘之在側庶乎從入之途
得力之地瞭然心目由是知先聖先賢異世同堂又何事羣言

之聚訟也與

與顧昉滋書

秋杪冬初賤體頓覺衰憊日惟掩關謝客細思現前實地舍卻靜之一字更無從著腳熟讀賢昆季東林晰疑諸篇闡發正學的是顛撲不破前見某公議及忠憲復七之非謂那得許多無事時冥目空坐愚應之曰聖學固是動靜合一但初學必由靜而入當忠憲閒居之日則借七日中屏酬應斂精神自是培養有益至其出山當軸方汲汲於振臺綱持廷議自不暇靜坐耳某公笑而頷之然未便與之深辯徒費氣力想高明亦以爲然邪三魚堂之不滿於忠憲端文乃因姚江而遷怒也其意根總在帖括起見故抵死爲天蓋樓東縛真是含沙射影愚謂今日果有實心好學者則莫若姚江之近裏著己敲骨吸髓一步不

肯放鬆有起死回生之功并不必以忠憲未脫姚江藩籬爲諱
庶乎浮雲撥而青天出矣管見如此亦因近日反覆於姚江之
書始知議以虛幻者眞反而言之不曾看到存天理去人欲六
字耳幸同加證明斯講習之樂事也

與林雲翥書

足下來自閩南毅然志在聖道而清苦刻勵甚於方外行腳之
徒求諸今日士林可謂希世獨立者下問拳勤僕竊自媿無能
追步昔賢方且反躬自治之不暇何敢妄當傳述之任然願進
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則從修己而
言也吾夫子以庸德庸言自勉勉人正爲子臣弟友間有許多
不能盡分之處孟子謂曹交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夫
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然則舍現前實地

爲近裏著己工夫而必馳情於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反流入於異端堅僻之行而與下學士達之旨失之千里矣一日無輕徇聲聞而遺踐履則從求友而言也朱子之注學而時習之也曰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便是能知必貴於能行注止於至善也曰全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工夫更何等精密其與濂洛脈絡原是洞澈無閒固非爲沿習舉業者以訓詁爲階梯也若象山陸子鶩湖之會講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章淋漓痛快聞者爲之流涕陽明王子著拔本塞源論直接孟子正人心之義未嘗不深切著明白沙陳子亦曰名節者道之藩籬固未有理學而不名節者也若徒綴葺冊子紛論異同便擬自附壇坫以爲媚世諧俗之徑迹其趨向正在鄉愿之巢窟而自絕於狂狷之可以羽翼

中行者矣縱使著書等身正蹈程子玩物喪志之戒其可耳食
焉而墮其術中乎僕賦質孱弱雖自幼喜讀先儒理學書而始
則濡首於應舉繼則混跡於從仕幾至汨沒性真賴天之靈困
心衡慮深知游宦之爲累決策引退乃得詳討先聖先賢遺書
而洗滌習染之舊然恨不得屏跡深山捐棄塵累也初歸時里
中有一二奉佛友人欲援僕爲同好僕心格格不入每聞其揚
釋抑儒不勝嗟歎因有儒門法語及王少湖先生俟後編湯潛
庵先生文集節要之刻略爲定厥指歸不敢歧途參互以至狂
瀾潰決云爾若夫文星閣建自前明萬厯年間爲長洲學宮巽
方星峰故下有書院向供文昌像士子志科名者由之趨蹌其
來舊矣僕爲諸生時亦與其列及登第後南中遂以爲徵驗而
神明垂訓則惟以誦述四子六經及宋明大儒諸書爲主正欲

痛絕祈禱使學者以改過徙義爲務迥非附會二氏者比故爲
羽翼宮牆之地而能尊崇之者亦鮮僕自歸田以後鍵關謝客
縱未免孤陋寡聞猶遠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弊而已矣竊
謂當今日而有講學者乎則不必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世
風淪喪相率於寡廉鮮恥恬不知怪駸駸乎人禽之關置之不
講尙何講學之有謹按念臺劉子有人譜證人會二編當奉爲
聖學入門之路由是而後可以講靜坐靜坐不淪於空寂可以
講讀書讀書不涉於支離而孔孟相傳之道一以貫之有不火
然泉達而不能自己邪梁谿道南餘緒諸君子猶有切實用功
者試以鄙言就正之

與林雲翥書二

足下述友人語云昔人謂聖賢建立功業絕不費力豪傑幹辦

事務絕不犯手誠哉是言也夫從古功業未有不經勤勞積累而後建立者何云絕不費力固非就簡趨易一味要享現成之謂蓋功業循理而成不待矯揉造作如大禹之疏濬決排胼手胼足三過其門不入而孟子謂之行所無事則真絕不費力者矣世閒事務亦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而後幹辦者何云絕不犯手更非和光同塵遠避嫌怨之謂蓋事務循理而爲不涉偏私回互如周公之誅管蔡夫子之誅少正卯墮三都豈不最駭人耳目而及其大害除大奸戢心事了然無纖毫過當則真絕不犯手者矣若不從此處推勘聖賢豪傑之真心而徒襲取成語以爲模糊影響之談未有不至於依違洹忍而後已者尙何功業可建立事務可幹辦邪至於論理正要從論事處打箇對同若泛泛言性言心則不難傾倒先哲之精蘊而其

論事也又以世俗是非毀譽顛倒錯繆之見寓乎其閒此惟目不覩理學之書者則任之不校而已豈可以津津講學而亦出此邪此僕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聖人之道大抵善善長而惡惡短夫矜孤恤寡扶弱拯枉固善事也然一出於貨賄營謀之私則善事亦爲惡也若惡在一人之身者猶屬可恕惡在一人之身而害及一家之倫常傷及一方之風化直道在人鋤而去之若養苗去莠非得己也事理之閒固有不容假借不容混同者非敢尙氣爭論正欲從此講求實學之歸爾

寄林雲翥書三

前冬駕行時瞻送弗及種種抱歉倏忽再更寒暑山川迢遞風雨飄零伊人之思時縈胸臆今年初夏始接足下去秋之札極爲浣慰抵家以後鍵關靜坐卻能勘破物情獨尋真我此入聖

法門也昨又見五月初旬手書何其愛我深切之至披緘瀹茗
清香滿頰可謂同心如蘭矣僕以衰鈍餘齡兀居避俗雅思與
二三素侶講習切磋而能究此事者絕無其人形影子然因之
日就頽唐惟見足下超然名利之外不恤身家希蹤先哲竊自
媿薄殖無能稍効啟發有虛下問惘忱別後年力益憊家中雖
安常無事而撫時自警補過弗遑章句紛紜徒歧門戶毫無益
於歸根復命之地鞭辟近裏工夫舍姚江致良知三字蔑由伐
毛洗髓當時親炙諸賢固多卓立不朽而邇來眞儒得力於此
者惟夏峰孫鍾元先生二曲李中孚先生能使我深信不疑大
約聖學必要動靜合一而下學之始須由靜坐延平先生觀未
發以前氣象的是師傳心法今之講學者徒以著書辨論爲長
一言靜坐便是二氏餘習僕斷不敢附會其說草堂枯坐日若

深山如足下游興可鼓秋冬閒擔簦至止晨夕觀摩彼此有益
青蔬白飯猶易取給書冊亦不必多帶也望之望之特託何孝
廉寄此布復

附錄

先生父一庵被誣落職卽訊先生提一襪觸冒風雪跋涉數千
里至粵號泣呼天哀感行路未幾事得白一庵固清白吏不受

蠅點亦先生之誠孝有以格神人而孚上下也

楊瑄撰
墓表

先生會試第一廷試讀卷大臣置卷第三聖祖問會元卷何以
列第三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聖祖曰會元策末數行有
勸勉朕躬意往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擢第一

羅有高
撰行狀

聖祖南巡賜御書開局揚州命與諸臣共校全唐詩時先生門
人秉銓政謂銷假卽可按俸遷除先生不應畢事還仍閉關謝

客獨宿涵真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日出謁先師及家廟以爲

常觀花對酒有得輒發之於詩灑如也

先正事略

先生扶植善類獎勵名節棘棘不阿張清恪巡撫江蘇爲總督
鳴禮所誣獄久不決代者至先生率諸搢紳及諸生數百人具
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天下猶知有清議

同上

南昀家學

彭先生紹升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南昀曾孫父啟豐號芝庭雍正丁未一
甲一名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晚歸林下學兼禪悅世稱清德先
生承累世家學工於文成乾隆己丑進士家居不仕初慕賈生
之爲人思樹功烈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後與同縣汪大紳
縉瑞金羅臺山有高同縣薛家三起鳳游大閱藏經究出世法

絕慾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立近取堂施衣施棺恤廢
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以周族所著有二林
居集一行居集測海集觀河集其文集多載本朝名臣事狀又
有儒行述良吏述皆裨掌故論學則欲徹儒釋之樊而游大同
之宇休寧戴東原震嘗貽書辨之云

參先正事略
二林居集

文集

讀古本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
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
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
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大圓鏡
物無不鑒如太虛空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于天下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未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于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

可得而遽泯也慎之于獨而已矣慎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淡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旣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

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讀中庸

中庸其盡性之書乎何言乎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成一切性離一切性成一切性故卽性卽命離一切性故卽性非性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一天也寂然不動而未嘗無也發而皆中節性也一天也感而遂通而未嘗有也知也者所以明此也仁也者所以體此也勇也者所以恆此也子臣弟友夫婦兄弟一性之所發育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性之所影現也惟知性者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盡之矣盡之者非獨自盡其性天地鬼神草木禽獸一以貫之矣何以貫之曰誠而已矣誠之之功曰

慎獨而已矣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矣故終
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善學者以闇然爲基以不顯爲究竟
純亦不已與天爲一其斯爲中庸之德乎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心之功也慎其獨者誠
意之功也不言致知格物者何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致知格物莫切於此且所謂不可離者在心邪在身邪
在物邪而非物也而非身也而非心也一命之不已而已矣知
此之謂明善不違乎此是謂固執語其至不可以知知不可以
能能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聖人所知所能卽夫婦所可知所可能夫婦所不知所不能
亦聖人所知所不能道足以窮聖人之知而不能窮聖人之

所不知道足以窮聖人之能而不能窮聖人之所不能其不知不能者其莫載莫破者也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可離也邪其不可離也邪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無二本也學者由教而入其必自明善始善也者其命之不已者也其不可須臾離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明之之功也明其不已者而已矣明其不可須臾離者而已矣篤行者明之而不已其功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不知德性何以爲問學不知問學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無外則曰廣大明其無內則曰精微明其無上則曰高明明其無所倚曰中明其無所作曰庸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問學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自其善之本明者言之謂之故溫之者勿忘而已矣自其善之日出者言之謂之新知之者

不懈而已矣敦厚者所以保之崇禮者所以孰之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斯之謂矣是故不達天道則不足以盡人道不盡人道則不足以達天道二之者惑也

與韓公復書

接手書蒙誘進以斯道反覆開喻明辨以哲感切感切承諭存養省察致知三者交資其說至當顧願有進者古之聖賢因病立方隨時補救雖千途萬轍然其要歸一而已矣天命之性人所同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所爲學與慮者不過去其所本無還其所固有而已格物致知要于切己處用力則知乃真知物非外物意誠心正一以貫之矣讀書講明義理祇貴求其放心期于自得非外求附益也兄謂學未有不以知爲先固也知豈可外求乎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二者之辨甚微學者往往依託

附會認賊爲子非誠于爲己者未有能斬然無惑於其際也程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認取更不可外求合之定性書識仁篇諸說參之可以審端致力矣紛紜同異之說且可一切置之否則析理益精去道轉遠近世講學諸老可爲明鑒區區所不敢出也

答宋道原書

往歲在京師與臺山相會得聞足下行誼輒傾心向往頃辱手書論朱陸異同之說竊有不能無疑者敢誦其業以復于左右紹升年二十四始有志於學以爲學者求其在我者而已于朱陸兩家之書惟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觀而默識之至彼此異同之故則不暇致辨譬飢者之于食求一飽焉菽麥之辨非所急

也自一二年來反復于中庸之書乃益信陸子之學其爲聖人之學無疑也足下謂陸子遺棄問學專重德性以是爲陸子病是未知聖人之學唯在復性復性之功在明明德外德性無所爲問學也外德性而爲問學謂之玩物喪志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善善非德性邪篤行者明之而不已其功也此一貫之旨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卽博卽約非二物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道也聖人之學也知聖人之學則知陸子之學矣足下勇猛向道近今所罕顧自以矜持太過每多所留滯果何爲而然哉毋乃所以尊德性者或未得其方與朱子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願足下深體斯言也紹升自分才力淺薄雖稍知徑路而實踐爲難方將晦迹寬閒之地優游馱飫以期斯道之有成足下教以隱居

求志愛我良厚敢不拜嘉獨念去聖遙遠斯道榛塞願足下獨觀于昭曠之原無以一家之說自泥紹孔氏之絕學爲一世之宗師以副區區願望之心幸甚幸甚

與戴東原書

承示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其于烝民物則形色天性之旨一眼注定傍推曲鬯宣洩無餘其文之深切奧衍確然戴記之遺漢唐諸儒言義理者未之或先也紹升懵於學問于從入之塗不能無異要其同然之理卽欲妄生分辨安可得邪顧亦有一二大端不安于心者敢質其說于左右竊謂學問之道莫切于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善惡之幾審則能日進于善而終止于至善至善者一天道之日新而已矣誠僞之辨嚴則能日進于誠而終于至誠無息至誠者一天命之不已而已矣天

命不外乎人心天道不外乎人事是故離人而言天不可也是
二書之所極論也其或外徇于形名內錮于意見分別追求役
役焉執筌蹠爲至道而日遠乎無聲無臭之本然不知天其何
以知人是故外天而言人不可也程伯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
言合一語之下全體洞然殆二書所未及察也原善之言天命
也引記云分于道謂之命解之曰限于所分曰命此恐不足盡
中庸天命之義中庸之言天命也言上天之載而已此上不容
有加若有加何以云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無
去來亦無內外人之性于命也亦然昭昭之天卽無窮之天孰
得而分之命有自分卽性有所限其可率之以爲道邪率有限
之性以爲道遂能位天地育萬物邪此其可質者一也虛寂之
文見于大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不虛則不能受不寂則不能通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虛寂之謂也今謂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則亦言之易矣人于無事時非有定力不入于昏則流于散而況犬牛乎又曰老莊尙無欲君子尙無蔽似亦未盡無欲則誠誠則明無蔽則明明則誠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也其謂君子之欲也使一于道義夫一于道義則無欲矣程伯子云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欲之旨蓋在于是固非必杜耳目絕心慮而後乃爲無欲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疏證以朱子復其初之云本莊周書而訾之以爲德性資于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是謂德性不足以盡道必以學問加之則德性亦不足尊矣夫學問非有加于德性也蘄有以

盡乎其量而已盡乎其量則聖智矣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明其無所加也反之者復其初之謂也又以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而轉以訾夫張朱二子夫神之爲言不始于老莊釋氏易大傳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何謂邪謂不當以神與形爲二本二之非也將先形而後神而不知神之無可先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合觀二書之旨所痛攻力闢者尤在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於心謂涉于二氏先儒語病則不無然外心以求理陽明王子已明庶其非矣將欲避眞宰真空之說謂離物無則離形色無天性以之破執可也據爲定論則實有未盡以鄙意言之離則無物離天性無形色何也物譬之方員則譬之規矩未有舍規矩而爲方員者也舍規矩而爲方員則無方員矣形色譬之波性譬

之水未有舍水而求波者也舍水而求波則無波矣于此欠分明則于易所謂神詩所謂上天之載皆將遷就以傳吾之說而先聖之微言滋益晦其究也使人逐物而遺則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細更望精思而詳說之幸甚不宣

書汪子格物說後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是格物第一義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身以心爲本指其動於彼者言之曰意指其覺于此者言之曰知其實一心而已矣心無方而寓于物形而爲百體分而爲五倫皆物也有物必有則明乎不二本也格者量度之也

本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篇

卽物以達其本所謂致知也知本則知至所

謂本立而道生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汪子之言格物也吾惑焉其引易繫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是爲格物之證不知此乃聖人開物成務之功用而非下學所有事也下學之事在反身而已矣萬物皆備於我明萬之不離乎一也反身而誠舉天下之物莫逃乎我矣今日萬物之理散殊于天地者無窮吾心所知者未盡必窮盡萬物之理而後可以反身而誠夫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果何謂邪吾道一以貫之在反本而已矣吾見今之爲格物者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三代典章律算讖緯之術無一不精研而力究之彼固以此爲散殊之理也及究其所謂一以貫之者輒茫然自失是果大學之教邪汪子平生論著其于本末之敍亦旣瞭然矣獨是說狃於補傳不免彼此牴牾故不可以不辨

朱子語錄云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窺天下之理不務切己卽程子所謂游騎無歸也又云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者箇道理方是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它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按此二

則較補傳更切古本以
知本爲知至正是此意

南昀交游

朱先生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死明季之難先生因慕王哀攀
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遂棄諸生授徒贍母其學確守程朱知行
並進以主敬爲本門弟子來學者必授以小學近思錄爲入門
法程舉業外別設講約闡發書義商推經史仿白鹿洞規每講
書進止肅恭以身爲鵠嘗示學者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
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之日用常行無
非種種惡習人心中只辦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辦得苟且二
字以此爲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勘破從前魔障跳出
坑坎直以聖賢之心爲心聖賢之事爲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

正其本位更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難諸君各具一本
來面目各具一全副精神猛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
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區區之言是聽哉其居喪哀毀動
人設田贍族葺祠修墓友愛諸弟白首無閒僻居陋巷布袍幅
巾裹足不出自束脯外絕不泛受人惠有司將以博學鴻詞薦
固辭乃止康熙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二所著書精力最注者刪
補蔡虛齋易經蒙引又自撰四書講義多先儒所未發又有愧
訥集若干卷其治家格言尤膾炙人口云

參彭氏所撰墓志
先正事略

文集

答徐昭法書

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
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

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
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宅人一分
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
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
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
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
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

又

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卽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
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
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

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惟卽事物而達
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
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聖賢之學無
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
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于
是

顧先生培

別見梁溪二一高學案

徐先生世沐

別見桴亭學案

潘先生耒

別見亭林學案

尺木交游

汪先生縉

汪縉字大紳吳縣人諸生早自拔俗一意治古文嘉定王光祿

鳴盛謂讀其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惟尺木及瑞金羅臺山二人而已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闢建陽書院聘先生主之以正學導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疴家居不復應舉乾隆五十七年卒年六十八先生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閼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有讀四十偈私記讀易私記讀老私記染香別錄文錄詩錄共若干卷薛起鳳字家三吳縣人舉人少依其舅舅爲僧退隱於卜嘗語以明心見性之說輒領解與尺木大紳游相契嘗言大學之言誠意也學者須從此下工夫其言正心也學者須從此識本體欲識本體須知其本來汙染不得子在川上舜居深山無一毫汙染而已矣尺木稱其善論

說隨人分量

參彭紹升撰汪大紳薛家三述

二錄

自敘

縉爲學知尊孔子而遊乎二氏者也學于孔子之徒知尊朱子而出入于河汾金谿餘姚諸儒者也觀于二氏益知道之大孔子道之尊觀于諸儒益知孔子道之大朱子道之尊然二氏外也不可引而納之于內內之懼其亂孔子之學諸儒內也不可拒而絕之于外外之懼其孤孔子之傳我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天地之中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各以成能者三才之職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兼而體之止于至善者聖人之學也孔子其盡之矣語其學之要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末一貫也語其道之極曰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人無閒也記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孔子其盡之矣此其爲天地之道可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與彼二氏則已外之矣其可引而內之乎內之懼其亂孔子之學者此也我孔子道統之傳實在顏曾思孟周程張諸君子諸君子皆能契聖真發道奧朱子繼之知之真乾以易知也履之篤坤以簡能也敬以管之乾坤合德也知先行後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窮盡天地萬物之理至蹟不可惡至動不可亂也其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庶幾備焉故能盡發孔子之道及顏曾思孟周程張之蘊定道統之傳其爲學勤矣至矣其爲功于孔子也大矣河汾之學知變化不離乎中知人事修天地舉蓋天地之性河汾其知之矣金谿先立乎其大者敦化之功也餘姚致良知上達之要也蓋已

能契易簡之旨自周程未興朱子以降求其契聖真發道奧未
有先於三君子者也其可拒而外之乎外之懼其孤孔子之傳
者此也縉遊乎二氏知尊孔子出入于河汾金谿餘姚知尊朱
子非縉之能也實以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二氏所不能澌泯
者也朱子之學實能發孔子之道顏曾以下之蘊定道統之傳
河汾所不能與金谿餘姚所不能奪者也縉以二氏爲外河汾
金谿餘姚爲內非縉之私也觀于天地之道乾坤之蘊昭昭然
矣烏乎此予二錄之所爲作也二錄明河汾金谿餘姚爲孔子
徒然有不合于朱子者亦謹爲別白焉其要歸則以尊朱子爲
宗金谿餘姚世儒以近于禪近于二氏斥之縉知其非禪非二
氏最篤于以發其覆焉然其要則以尊孔子爲極二錄之作要
歸在是永康陳氏慕河汾之學而興焉者又嘗與朱子爭王霸

之學以書往復因附于河汾而爲之說篇第先王陳而後陸王者蓋以世次云

上錄

內王附陳

互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中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此文
中子指要也龍川有見于此發之曰直上直下只是一箇見則
卓矣雖然龍川知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不知天理之在
人心萬古不息者必以堯舜爲至知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
者流行于事物不知天理之在人心流行於事物者皆備於我
龍川之學蓋得文中子之麤者而已文中之學至精中也者互
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以故有取于兩漢然無欣羨兩漢之
心也以故經綸乎事物然未嘗滯心于事物也龍川則已有欣

羨漢唐之心矣則已滯心于事物矣故曰得其麤然以見之卓論之已爲漢唐諸儒所不到何也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此卽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也龍川失在欣羨漢唐之心未去耳去其欣羨漢唐之心堯舜之至者卽天理之在人心者而已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流行于事物此卽其備于我者也龍川失在滯心于事物耳去其滯心于事物皆備于我者卽其流行于事物者也龍川其卓矣乎其可以一蹴而爲聖賢之學者乎吾故附于河汾而內之

尊朱

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此儒者規矩準繩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引孔子之言明之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言出乎堯舜卽入于幽厲故以幽厲之說終焉由此觀之堯非有加于君道舜非有加于臣道也亦仁而已矣事君不以舜治民不以堯亦不仁而已矣此孔孟之家法也其出處之道卽準諸此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者行此也藏者藏此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者殉此也是則孔子之家法孟子守之當時諸侯如齊宣王中主也滕文公小國也孟子不以中主小國而爲卑近易行之說其所陳者必皆堯舜之道不如是不足爲孔子徒也孔孟之家法朱子守之朱子生於南宋南渡之後南渡之後其勢浸弱朱子不以弱勢而爲權宜之論其所述者必堯舜之道不如是不足爲孔孟徒也其出也其處也其正君澤民也

其守先待後也必曰堯舜必曰孔孟者何也君心為萬世之根
 祇君心一正而天下無不正矣道必本諸堯舜孔孟者君子格
 君心之學也有不本諸堯舜孔孟非儒者規矩準繩也矣朱子
 以是不予龍川于河汾亦有予奪焉者何也不以道統予河汾
 也

下錄

內陸王

佛氏言心金谿亦言心佛氏言知餘姚亦言知奚其內陸王外
 佛氏也曰金谿先立乎其大者天之予我者也立者立此而已
 餘姚致良知天聰明也致者致此而已以是經綸天地主宰萬
 物故曰內佛氏以心為幻以寂滅為真以即物之知為妄覺以
 離物之知為本覺以是證無生出三界故曰外陽明子曰無善

無惡心之體禪也奚其儒曰心本至虛陽明之指指其至虛者而已奚其禪陽明子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老也奚其儒曰是言也爲陸原靜而發也原靜將從事于養生故以此告之使知不外良知反而求之聖賢之學耳金谿之不爲禪餘姚之不爲二氏灼然無疑者吾以是內陸王也雖然陽明無善無惡之指儒也非禪也固也陽明旣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矣又曰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何也曰此惟心齋王氏得其宗心齋謂門人曰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充之惡念動則去之心齋曰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何如不能對心齋曰此是中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是謂顧諟天之明命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常是此中則善念動

自知惡念動自知善念自充惡念自去如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可謂善發陽明之蘊矣

尊朱

聖誠而已矣作聖之功閑邪存其誠而已矣存之之要敬而已矣修己以敬而已矣誠者天之道聖人之本敬者聖人心法之妙是爲道之統聖之宗朱子定其宗曰理而已矣天之所以爲天一實理之無妄聖人之所以爲聖一實理之具于心者無妄而已矣定其統曰得孔孟之傳者周子而已矣二程子而已矣著其心法之妙曰敬而已矣學者由此而求之誠之之功也階梯先儒由窮理而入者擇善也一心妙乎動靜敬以管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眞知實踐自然上達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詩所謂聖敬日躋造乎渾化之域也誠也此朱子爲學之指

要陸王于此同歸而殊涂者何也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誠也誠也者太極也心爲太極理爲太極是爲道之統聖之宗程朱見之甚明一言以蔽之曰性卽理也理也者形而上者也物也者形而下者也有物必有則道器一貫也卽物窮理程朱入道之門也陸王見之甚明一言以蔽之曰心卽理也志也者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形而下者也志壹動氣氣壹動志道器一貫也卽視聽言動之靈得其本心陸王入道之要也是爲同歸而殊涂其學皆出于孟子孟子曰性善指其天命之本然者也至善也程朱發之曰性卽理也性善之旨洞然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指其赤子之本然者也至良也陸王發之曰心卽理也仁人心之旨洞然矣其殊涂也其同歸也誠也我固有之也敬者敬此也立者立此也致者致此也不知此者不足以尊朱

三錄

自敘

有天下者將以正人心扶道術濟民生必衷諸至聖至聖之道
一天道也吾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揭允執厥中之傳立萬世治
天下之大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授受至孔子集其大成
繼往聖開來學其道遂以昭明于萬世孔子歿曾思繼之作大
學中庸定其宗傳之孟子孟子既得其傳知孔子之道一天道
也道必衷諸孔子孟子下智足以知尊孔子者荀子而已于是
二子思以易天下遊于世皆無所遇當是時諸子各以其說馳
騁兵刑家差適于用其術則出於陰符家誣天非聖扼天下而
用之遂以其說雄于諸子時君靡然從焉嗚呼六國亂亡相繼
秦亦二世而絕豈其不幸哉其循違者非也然則萬世之循違

可知矣孔子之道一天道也天道其可違乎循之則治反是則亂以循違爲治亂萬世不易者也予三錄之作以循違告萬世也上錄曰準孟準也者立萬世準則也孟子道孔子之道天道也天道至公公則達之至順至順之徵人心正道術昌民生樂循其道唐虞三代之治斷可復也中錄曰繩荀繩也者繩其出入也荀子知尊孔子矣于其本乎天者未明也知放棄邪說矣根株未斷也循其說以公制私以順勝逆爲漢唐之治而有餘矣下錄曰案刑家案兵家案陰符家案也者案其得失也案其小有得而不勝其失也兵刑家旣適于用益以濟其私其術有所出私之藏于中者益深而固發之益險私以滅公誣天非聖徵爲至逆秦以下治亂迭尋論其治皆不及三代亂則兵刑之禍亟焉閒嘗究其故實以孔子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下彼

邪說之中于人心世遠而未有所止也于是準繩孟荀案三家本諸天衷諸聖辦公私推其順逆驗天下治亂萬世之循違蓋可知也

準孟八

思曰睿睿作聖此古今學術所從出也雖然難言之矣唯知性者可爲聖學孟子于羣言殽亂之中獨曰性善此知性者也于性善洞然無疑致其良知焉無餘事矣幼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此良知也致其愛親之良知親親也親親仁也致其敬兄之良知敬長也敬長義也仁義豈有他道哉卽親親敬長之良知而達之天下矣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故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入則孝出則

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孟子之所以爲聖學也于此
不察但覩夫靈明空洞之體卽以號于人曰吾其聖學也聖學
果如斯而已邪荀子曰知之聖人也又曰明之謂聖人聖學哉
揚子曰由於獨知入自聖門聖學哉非獨荀揚也管氏曰流于
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韓非曰空竅者神明
之戶牖也聖學哉然而管韓固不可爲聖學荀揚亦不得爲聖
學蓋四家之所謂知者耳目口鼻之榮華孟子之所謂知者仁
義禮智之端倪也以耳目口鼻之榮華爲知故荀揚必假于修
爲激其滓濁出其榮華管韓必假于道術借其榮華運其滓濁
其爲學術不同其見一也管氏曰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
竭九竅遂通其所見哉韓非曰神不淫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
德其所見哉荀子曰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

反一而不二爲聖人又曰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揚子曰天
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
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其所見哉于此乎
通其說則知管韓之所謂機智名法荀子之所謂禮揚子之所
謂玄皆是物也然而管韓局于偏家荀揚蔚爲儒術何邪蓋荀
揚能以仁義禮智易其耳目口鼻管氏則以禮義廉恥爲籠世
之銜轡韓非則以慈惠廉愛爲病治之贅疣此其相去闊絕也
荀揚能以仁義禮智易其耳目口鼻獨惜其以爭奪殘賊爲性
以倥侗顛蒙爲性是內耳目口鼻也是外仁義禮智也以外易
內夫豈其質其去孟子亦遠矣孟子于良知之知直達而已惟
其知性善故也其粹然名聖學也固也後之以靈明空洞之體
號聖學者吾惑焉其所爲知管韓之知邪荀揚之知邪孟子之

知邪必曰吾非管韓之知也吾非荀揚之知也吾之知蓋無知之知獨知之知也烏呼以管韓爲不知無知之知邪則固知之以管韓爲不知獨知之知邪則固知之管氏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又曰聽于鈔同抄故能聞未極視于新故能見未形思于濬故能知未始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韓非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又曰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荀子曰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又曰夫微者至人也又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揚子曰先知其幾于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前所述曰由于獨知入自聖門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然則管韓荀揚遂可爲聖學邪管韓不待辨矣吾于荀揚辨之聖學

所謂獨知之知誠之通也無知之知行所無事也荀揚所謂獨知之知竅之闕也無知之知藏于無用也此荀揚之不得爲聖學也後之以靈明空洞之體號聖學者其可爲聖學哉又必曰荀子主性惡者也揚子言善惡混然究其所存亦主性惡者以荀揚之精于知其不得爲聖學者性惡之見累之也孟子曰性善吾亦曰性善孟子直致其知吾亦直致其知將不得爲聖學乎應之曰孟子所謂性善善其仁義禮智也後之所謂性善善其知覺運動也孟子直致其知直致其仁義禮智也後之直致其知直致其知覺運動也將得爲聖學乎將不得爲聖學乎且聖學者通乎上下者也荀揚以耳目口鼻之欲爲性以耳目口鼻之精爲知名之曰惡者誠見夫惡之根在是焉積學以奪其性則錮蔽解矣神明出矣然其說通乎下不通乎上後之號聖

學者以知覺運動之精爲性卽以知覺運動之精爲知誠見夫
聖之舍在是焉任天以率其性則一靈卓矣萬有含矣然其說
通乎上不通乎下通乎上下者聖學也上下有不能通聖學哉
且夫知之爲體也虛神以之靈聖以之凝學以之成業以之精
達者以形形色色沈埋至寶乃從本原消其滓濁因虛而應體
化無偶天下人禽渾爲一物此歸根復命之功也充靈明空洞
之說殆可語于斯吾豈敢薄之哉然不可以爲聖學蓋靈明空
洞之體百家之總紐也入乎管韓則爲管韓入乎荀揚則爲荀
揚入乎聖學則爲聖學可以之彼可以之此若之何遽以是號
爲聖學哉聖學之所謂良知者孝弟而已矣仁義而已矣此孟
子之所以爲聖學也自孟子發聖學之奧後之述孟子者皆能
言性善言孝弟仁義皆可爲聖學邪是有辨蓋聖學之要明誠

而已明乎善者知性也誠其身者復性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明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誠也學而能慮而知非誠矣誠者性之成仁義之爲門誠者一之神兩仁義而化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存誠之說也首舉大舜而明之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此明善之功也察邇言之謂也邇言者人人之所與知人人之所與能者也明善而後可以誠身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存誠之功也吾于是知陰陽綱紀天道天由是而專直而窺測陰陽者非天也剛柔綱紀地道地由是而翕闢而規畫剛柔者非地也仁義綱紀人道聖人由是而措施而依放仁義者非聖也此聖學之辨也

昔者先王深觀天人之際有以得其樞三極紐萬化之理經經
緯緯制之爲禮渾合天人不可分判者也然且判之則是知禮
者之有弗至也夫天人合一禮之大全也天人解散禮之一曲
也舉其大全知之兼至者也泥其一曲知之偏至者也荀子之
于禮偏至哉何者荀子之學禮爲宗荀子之學禮人爲宗禮固
有天有人以人爲宗豈復禮之大全乎且其時知禮之大全而
渾合天人者有之矣孟子是也其言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形色人也天性天也聖人踐形天人一矣且知禮
之一曲者其時又非獨荀子也固有知天而不知人者矣知天
不知人莊子是也其言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
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此純任天說也荀子曰枸木必將待櫟

枯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是則純任人說也純任天說純任人說說不同知之偏至則一也禮之一曲也莊子之純任天說也彼其意以謂天無窮人有窮吾從其無窮者以無窮吾有窮而有窮者亦無窮故一以自然者爲宗是以純任天說也荀子之純任人說也彼其意以謂人可據天不可據吾從其可據者以據夫不可據而不可據者亦可據故一以勉然者爲宗是以純任人說也雖然天之無窮固矣然必體之人而後無窮者能無窮非然者則無窮者立窮有窮者益窮人之可據固矣必命之天而後可據者安于據非然者則可據者不安于據不可據者益不可據莊荀或未之察也且莊荀于此固以謂禮者天之精雜以人則弗精勿雜以人精之至焉爾故曰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此其純任天說也以謂禮者人之積諉之天則弗積
勿諉之天積之極焉爾故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
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此其純任人說也由莊子之說
精之天之至者人亦且至天固天也人亦天也故曰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由荀子之說積之人之至者天亦且至人固人也天
亦人也故曰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貳則通于神
明參于天地矣由此觀之莊荀之所知不可謂不至然卒歸于
偏而不兼者莊子以人爲小荀子則以性爲惡也以人爲小以
性爲惡天人二矣其去一也遠矣其去大全也遠矣所由與孟
子之知各異也

羅先生有高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乾隆乙酉舉人少而雋偉寓雩都蕭氏

徧讀其藏書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聞雩都朱道原
治先儒書躬孝弟之行造訪道原面折之使反求之宋五子書
又見贛州鄧先生元昌於是幡然棄所學徧讀先儒書尤喜明
道象山陽明念庵之論學因之以上闕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
證多剝獲之旨後與尺木及汪大紳訂交謂儒釋權實互用惟
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歸而率諸族子弟講學於鳳皇山
會試屢不第家庭拂逆屢游吳越病而歸卒年四十六居常治
古文最精審嘗與尺木論之謂文者道之迹孟子以知言與養
氣並重而繫辭傳舉爲法戒又言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
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故於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往往
引端竟委反覆千言歿後尺木爲錄尊聞居士集八卷刊行於

世

參彭紹升撰
羅臺山述

文集

觀生

生也者寓于物而湛其靈者也形者肖物之品殺而殊等焉隨
量器以效生者也命也者修短也有期限符節也貴賤有倫也
枯惡完好有制也生就也之謂命生去也之謂命物所因以成
毀也不造而自然有以之以然者而不可質期也之謂命大中
之謂命命也者生之宰也視其器命降精凝之謂器器章之謂
物生充之之謂性器有汗潔焉堅脆焉器之厝有平危焉器之
服于人有適器焉有不適器焉器習而有方生域其方變本而
就器萬器各分之謂性決其畛匯之于其原其純粹至善也之
謂性性之成于人者生之和也生之和也視其器是故物之爭
也以其忘爭也以無我我也者器之景昧性而妄有執者也

我則局局則聰明之兌塞聰明之兌塞則生不舍其字生不舍其字則並老澹涸人而並老澹涸雖生也謂之陳人忘爭也者釋我而哲大倫者也其思止其知同其靜也若海其動也若火至安也至明也不役知以鑿異也是故立分以明本而不病私家天下若及草木鳥獸魚鼈而不病濫循合散之理泯愛惡之情渙然諄然樂與萬物同暢而已矣是故其于形之成也體性以完形不虧其形于形之斃也正形以順性不縣其悔夫誠知夫生之麗形以形形麗生以生不形之未嘗損生也形非柄生也形非故生也其觀盥也聖智也非形生概也形生也者褻形忘形說生罔生以形形形以偷生者也以說生漁物養形以奉形適形謂養生而損生損形若曰是溺情然非然也是出入情背情背之久乃以無情焉也無臯情何也情者生之萌達機也

視其器惻隱羞惡辭孫是非親親長長六者情也性之華也性
悶而沖不可見情發揮之曰得鞞鞞也雖然器窳則槁焉器質
于所染則莪化而爲蒿蔚激而惡之以謂其無情也然而驟而
睨其牙又泛觀之于其我之所不接滋見榮焉不弟不可謂無
也我立情昏我熾而情已悖矣攻取詐僞貪盜淫僻驕憤偷佚
蕩然而叢以潰反其情也豈情也是故聖人無我情之正邪邱
里之言外我而公談則情大以共昭然聖智之爲觀斯故生之
運行古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晝夜舍者與如斯夫則生之不
緣堯禹而盛不緣桀跖而息信矣穀與不穀而已矣情之穀也
恃才才也者與命俱降者也天之降命也至普其降才也亦至
普是故專能之謂才割斷清釐之謂才亂而秩修畸零羸朋以
復于度之謂才規于規矩于矩不隘于曲不昏忤于旁午能經

能緯能通能固能廣能微之謂才是故才也者生之成能也而先才而導之者意也定趨操于始事期不貳于中要之于末意也意所嚮志也其道迅而彊能率志能壹志志定能遷之志直能回之志成能變之能毀之意也意也者生之魄也性命也情也才也意也兼管而樞之樞無所運旋無方無留無象其道內外周一呼吸環宙旁覽裊瀛海無行無至無出入門無徑遂職藏備萬物形色體質性情才用載之無積其官思善鑑尚幾萌動卽甚微無不立白是之謂心心也者生之府也畜持生之具而綦辦焉者也仁義忠信禮樂此其具也性命也情也才也意也與具同柢而致用具者也其柢皇極也陰陽之紐也具渾焉具壹焉純粹至善也器判之而仁知分矣器判之而善不善別矣知具習具與具一會極若是者其生理其生遂知具習具未

具一至之不休具一極協其理遂也不殊中休者其用知惑其習也不緝以頻復故馴迷其理不理遂不遂雜吉凶沿類至脅者其生亂且敗終凶聖人惻焉于時昭具焉故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六具之用于易乎精之于詩書春秋條之于禮乎履之是治觀之衢也

答彭允初書

前日得讀手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于豪楮欣竦兼集如何可言有高自束髮受書頗知以求友爲志離家時拜別老親忍淚惘惘有重違之色老父輒誦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善量局隘過崙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義以自解居京師三年矣徵逐殺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償于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

下不顧納人于不安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
敢遂者輒復謹白之幸賜裁擇一來諭云學者貴求其在我者
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其言确然至當冒
圍衆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
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
而已修之于身措之于事業者道也修之于身而次第其功候
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于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
悉其德產精微涵揉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于憂患同
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
抗隊疾徐壹順發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粲著陳修能
之矩昭事爲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得歧于道
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率櫛比滯愒而失歸先不足概

于文緣道爲文者其于道卽遠居之不安以道爲蘧廬其我與道偃背馳不僅僅于離其施之于文也駁淺礫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訓如狐馮城如鼠穴社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脈同候皆逐末昧本滑其天良兒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天者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于道旣粗而文亦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夷攷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于事者依其事以放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于事者不放諸其文將闇汶而靡耑醇疵黑白迷瞽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大賢不述文遂于文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顏淵冉伯牛先孔子卒孟

子記三年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概羣陰拱伏大致安恭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故曾子子思事述作衷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于孟子大譁好辯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于禹周不爲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崛起黜禩祥明王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立文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得春秋之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悖趣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警是時黃老之學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熟習聖緒微茫粗萌芽于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爲鵠見于自敘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

殖皆別具微指非躬清淳之稟而于道有聞者恐未易仿佛也揚子之學見許于程子以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己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分仁智之見來諭以謂漢唐諸子概無與于斯道之傳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以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于其文以其文考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辯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況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于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發隱指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躋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熟向背離合

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真竺之志博采慎思實效于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寔有助焉其有不得已于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閤沛然而無疑釐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瞠拂逆之氣巨梗鬱之與道爲體以武往尾來綿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可貴可樂而有志者所以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閒戴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益矜心益大苟揚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盼所著書汗漫殺衍率陳腐熟爛寶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閒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

文包孕事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疋頑啟蒙害政破道皆文之爲生于其心朕兆于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委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氛而潔立翔于寥廓而愚者聒世諦不休泥藪澤之見得無爲足下所笑然感切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慤裁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幸甚幸甚

與法鏡野先生書

春明別後瞻眷明德懷永不忘去歲莫冬自粵東旋里手教下

頌奉讀鬯然四千里外如侍講席而被春風矣春秋取義測見
事春秋聞已脫草山川閒之未獲親承指授頗用爲悵然循復
二敍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昔賢之蘊使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
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
理至于雕鑿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
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敍亦有不可
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
就裁其本在于學易學易之本在于謹彝倫慎言行納之于禮
人之彝倫言行壹于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
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
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固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偬之
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有二故也孟

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
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
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
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于行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
述唐虞三代于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于南宋
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
宜持方柄而內圓鑿乎夫所云時宜者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
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
裁盡利旣竭聰明焉至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
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
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每過虎坊橋輒有

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遠可
以往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于至善勿留遺憾
爲禱有高近來漸爲衣食之累所困向者請益之事恐成虛語
慚負知己言不能罄伏唯先生髦期不亂神明日彊幸少節損
頤養天祿充究盛業無任馳慕依切之至